

洪秀全



第二輯

歷代賢豪

潘公展
印維廉
主編

羅爾綱
編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第二輯

歷代賢家

洪秀全

作者小傳

羅振綱先生，現年四十二歲，廣西貴縣人。少耽文史，及長，負笈上海中國公學文學部，受業於胡適之先生，專攻文史之學。畢業後，任胡氏私人秘書。旋歸之平，益肆力於考證。廿三年入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文科研究所，著錄燕風堂金石拓片。七七年起，工作中斷，繼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治清史，以迄今茲。著有：「太平天国史綱」（商務）、「湘軍新志」（商務）、「捻軍的運動戰」（商務）、「綠營志」（商務）、「太平天国史考」（正中）、「金田起義前洪秀全年譜」（正中）、「天地會文獻錄」（正中），及待印之「晚清兵志」、「太平天国金石錄」、「忠王李秀成自傳箋註」、「左宗棠致張曜書真蹟跋」、「金石萃編校補」、「太平天国七英雄自傳」、「師門尊教記」等書，為國內治太平天国史之有數學者。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勝利出版社編審組謹識 三十三年四月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

潘公展

國於天地，必有興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為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自由禮外而媚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為中國已無可為，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鼓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興，全國國民在 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日暮途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瞭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什麼？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瞭解，就是參加抗戰的全國國民亦未必都全能瞭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線，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西方。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禮讚。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秘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導源於優良的

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腐爛之真義的價值，過去不無疑惑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溶化而成爲自尊自謂的高尚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爲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鑠的，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驟電，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導流於四億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我們愈戰愈強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斷喪殆盡？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還不免有

自輾自轉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撞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看作祖國，還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更應當倍加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揚光大；拿這聖潔的火種，去從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力量，建築小小奠基石。我認爲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限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非。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爲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始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甄選的方法，也不是爲某一個人作年譜，顯

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前導」不忘，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中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爲偉大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夏禹治水，僅僅敘述事實，還不如描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爲夏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而偉夏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有爲者亦若是」。有「一」位夏禹，已經能够扭轉乾坤，假使有許多夏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賢」三者。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爲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爲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爲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三十冊，如有必要，亦得增演。如此，分讀可以領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爲了普及宣傳，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爲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重實不重虛，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纂就緒，刊行有日，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懇願，恭告讀者。

凡例

一、本書係撰於全稱天王之前則直稱其名，在他稱天王之後則稱爲天王。

二、本書在太平天国永安州建國改元頒行太平天曆之前，則用清曆紀時；及改元頒行天

曆，則用天曆紀時。

三、本書同一事或見於兩傳，則說「語詳石達開傳」或「語詳李秀成傳」，其附傳事詳天王傳的，則說「語詳天王傳」，以免重複。

四、本書寫人姓名之「王」从口从王，不省「酉」，引太平文獻亦照其原字書寫，如「王」及「王从人，而省作「魂」，這都是太平天国新創的字。又本書寫「務」字亦照政府命令改大旁爲人旁。

目次

第一章 家世及其際遇

- 一 家世與教育……………
- 二 科場失意及其精神變態……………
- 三 革命思想的形成與上帝教的創立……………

第二章 金田起義

- 一 入桂宣傳……………
- 二 金田起義……………
- 三 永安建國……………

第六章 晚期戰略的錯誤

- 一 杭州奇襲與攻取江南大營………七七
- 二 蘇浙用兵………八二
- 三 安慶的失守與敵軍的三方進攻………八四

第七章 天王的殉國與太平天國的覆亡

- 一 天王晚政的昏亂………九一
- 二 天王的殉國與太平天國的覆亡………九六

附

- 石達開………九九

洪秀全 石達開 李秀成附

羅爾綱編著

第一章 家世及其際遇

一 家世與教育



秀全是廣寧花縣人，於清嘉慶十八年閏十二月初十日，即西曆一八一四年元旦，生於鄉官陳埗四十里芙蓉嶺附近的福源水山麓農戶中。祖父國游，父鏡揚，世以耕讀傳家。父親為人公正廉明，很得鄉黨信仰。

秀全先世本居於廣東潮州府，後遷居嘉應州，又從嘉應州遷至花縣。花縣在廣州城的東北，地勢多平原，有小山，有河流，秀全在福源水出世後，甚全家乃遷居於官埗村。這時洪氏族人業已聚族居住於此。這一條官埗村，便是秀全生長於斯的本村。

官祿埔位於縣城西南約六十里，距廣州北約百里。其東隔一沙溪叫做石陂村，西去約十里，則爲了得嶺。獨秀山距小山，山麓有村十名九間，卽秀、妻賴氏的故鄉，而秀全在家鄉時也曾在這裏設塾授徒。村北約一二里爲禾落地，這便是最初與秀全同謀革命的南王馮雲山的故鄉。起義後，禾落地全村給清吏焚毀，村人四散，如今只剩有賴賴畝。充於荒草荆棘叢中以供憑弔罷了。惟官祿埔村則迄今仍存，因村的大部分經清軍毀後而重建的。當秀全居此的時候，全村人口共約四百，大半都是洪姓族人。村民大都以務農爲職業，生活甚簡單而儉樸，村中建築物除祖祠爲磚建的外，其餘都以泥或灰沙爲壁，而以瓦作蓋的房屋。住房分三排，都南向。各排之前，則爲一大水塘。秀全的小宅，乃在第三排的西邊。村的左邊有書塾一所，爲秀全幼年讀書及青年授徒的處方，原址早已破毀，但是遺蹟仍然可尋，塾門外原有的小石橋一對，今仍屹立村中。

關於官祿埔的洪氏族人，都是客家人。所謂客家人，本爲中原漢族，千數百年前，因受異族侵略的壓迫，逐漸南遷，或有避官南方，挈家而來，遂開闢於此。其人散居於

閩、贛、粵、桂諸省。其久粵的多居於本省東部及北部，桂省的客家則多是由粵再行西遷。在粵、桂兩省中，因其人後至，故久居是地的人，遂稱他們爲「客家」，或稱爲「來人」，而先到的人則稱爲「本地人」。沿江毗海的沃壤平原既爲本地人所先佔，客家人後至，遂不得不多卜居於近山的陸地。客家人賦性，如其他山居民族一樣，強毅堅忍，勇敢好戰，富有獨立性及冒險性。男女都能勤勞耐苦，工作負責任，這原是環境使然的。客家人歷來都能操原來的中原口音，代代相傳不變，故雖散處各省，而語言大致相同，且以歷史關係，團結力亦至堅厚。其與本地人因語言習俗及品性的相異，又因主客的成見素深，而毗鄰雜處於一方，彼此利益更時相衝突，以故常起爭執，甚至釀成械鬥。

爲了歷史上、環境上、民性上種種關係，客家人向來最富有革命精神及民族思想。自滿人入據中國，客家人多不屈服，洪秀全即可爲其代表，他以匹夫揚竿起義，反滿興漢，創建太平天國，那班同謀起義的領袖們，如：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等，以及基本幹部與官佐士兵男女全體，皆以客家人佔絕

去冬，這年，秀全與天國兄弟，到長樂縣的民賊曹景。

秀全在長樂，什麼事都沒有做，只是天天騎馬，讀書不歇，五六

年，已能讀四書、五經、孝經、禮記、詩經、書經、易經、春秋、史記及其他書籍。學問力大進。

業，這年，長樂人都說秀全的學問，比當官的學問，多取功名，拾芥，行見他為官，顯父

財，其為一官，必能發財光耀。有幾家，因見秀全的學問，特是收他的學費，而請秀全教。

他的家，這年，但他因天國兄弟，勉力供給所需。同族也有拜謁的，便是讀書，老父受他

尤切，與人說話，最喜談及幼子，謂人只可為官，不可為儒。正國家境，與宗族師友

的期望，而秀全於科場中終不能得一第，這情形，所給予親友的失望和秀全的打

擊，是不難想像得到的。秀全後來所以走上革命的路，這是一個最初的導機。

秀全入學讀書，到十六歲，卒因家境困難而輟學。因此秀全即如其他偏僻的村童一

樣，幫助家中農事，或到山野放牛，這是一般農村裏百年紀太輕而無力做粗工的少年

常常做的事。但人人都以秀全如此中途輟學為可惜。第二年有一年歲相同的同學，請秀

全陪伴他讀書，以一年爲期，以爲得此天才爲伴侶，必可收切磋的好處。過了一年，秀全的族人都以爲他的文學長才埋沒於粗工之中爲大可惜，遂聘他任本村的塾師。由是秀全復得到一個攻學相長的機會，以自行繼續研究文史。

二 科場失意及其精神變態

秀全年約十五六歲，就去廣州府應試。這是那時儒讀書人求功名的路子。在以前，滿是他的家聲對於他的文才的期望。清代科舉功名原有四級：第一級爲秀才，第二級爲舉人，又進而爲進士，而最高的則爲翰林。中式的秀才須被考選三次，初爲縣考，繼爲府考，終則爲院考。院考時考官爲朝廷所派，中式的自爲秀才，叫做進學。各縣所貢的秀才，依該縣的人口爲比例。廣州府十四縣共取錄秀才二百多人。縣考時秀全每場考滿高第，兩院試經考選。到廿五歲時，秀全又去廣州應試，由學院前街轉到龍城街，遇見一個髮髻道袍的長者，另有一人隨侍，手持書一部九卷，校賞遞獻給秀全，並當面吩咐他

說：「功名二字爾應大受，切勿憂，憂必病」。說罷，飄然而去。這贈書的人非他，即中國最先受立爲教師的耶穌新教的教徒梁阿發，所贈的書乃阿發自著的「勸世良言」。這部書乃以研究耶穌聖經爲題目與他發抒教理論文的彙編。不圖這部區區小書，送入洪秀全之手後六年，秀全竟據以創立上帝教；再七年，竟利用他的宗教以起革命，建立太平天国。這是當年梁阿發恐怕做夢都想不到的。

這一科揭榜，秀全仍然落選，心中發憤，回家與得一病，不省人事。至三月初一日病篤，乃請他的父母伯叔及兩兄至榻前，垂淚說道：「現在我不久人世，怕不能親受父母教養的大恩，博一科名來顯揚父母了。因爲我魂遊天上，日以爲神人，身處前朝角嶺，在路中與諸禮物迎接。我魂到一所，見是金磚金瓦，輝煌無比，懸掛文字，處處題銘寶訓。我魂後，卽有二三神人來剖泄衷腸。又有老婦帶我到天河洗浴，叫我不要畏衆人頑弄，致污己身。過了一刻，見一位金鬚黑袍高大老人，垂着眼淚，賜一劍給我說：「秀全，我招你來此，使你知天下人盡是我生我教，盡是吃我的東西，穿我的衣裳，就

是眼所見，耳所聞，都是我所造。終歸沒有一個人知恩謝恩，反將我所造的物件認做木石偶像的恩，世人何無本心！一至於此！你切勿學他們！」吩咐完，就叫我放膽去做。我既所見如此，死期到了」。秀全說畢此情，忽現恐怖的形狀，氣息奄奄，在場各人，都以秀全不久就將去世，兩兄乃扶他臥於床上。

這時候，秀全又見一龍一虎一雉雞來到榻前，而他的五官已失去作用，他的身子宛如死人了。父兄見狀，在他的旁邊悲泣環守着。到初四日天將曉時，秀全復甦，口說瘋話，匍匐起床，並時作戰鬥的姿勢，或叫「老亞公救我！」或叫「亞哥哥救我！」或喊揚家將，或唱趙玄郎。父兄都驚惶不知所措，祇有緊閉室門，嚴密防守，以免着他走出屋外。衆人都以為他發瘋了。他的姊姊辛英從夫家回來，看他的病，秀全見姊姊說：「姊姊，我是太平天子，左手拿日頭，右手拿月亮」。一邊把手畫「太平天子」四字給他的姊姊看。人有叫他做皇帝的就很歡喜，叫他做瘋子的則大怒。凡來探病的人，品嘗符法的，秀全即跟他講禮，品行不端的，秀全必呵斥他說：「你逆逆走，你是何人，你敢膽來

見我！我乃真命天子，斬邪留正，你識得我嗎？」因此人都以瘋子笑他。有一天，他的父親來教訓他，秀全說：「我不是你的兒子，你罵得我嗎！」人愈以爲瘋。秀全終日惟唱歌教人斥人以及常作戰鬥踐踏諸怪狀，到了憊困的時候，則復臥床上。

在臥病中，秀全時吟狂詩以自歌自舞，其中有一首道：

「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眼通西北江山外，聲震東南日月邊。龍爪似嫌雲路小，騰身何怕灑程偏。風雷鼓舞三千浪，島嶼飄飄定九天」。

又有一首詩道：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爲家共飲和。擒盡妖邪投遠網，收殘奸宄斮殘柯。東

有一天早晨，鳥語喧嘩，紅日高射，秀全又卽興朗吟一詩道：

「鳥向飛兮必如我，我今爲王專事可。身照金烏吳蓋消，頭虎將軍金轡」。

上述種種情形，無疑的是秀全在受科場失意的過度刺激之後一種精神變態的表現。秀全

飽病狂，父兄憤恨然得延附近醫生給他診治，一連四十多天，都沒有效果。一天，他的後母李氏把秀全的臥室發見有一小紙塞在門柱的縫隙中，紙上有硃書字一行，上寫「天王大道若王全」七字。李氏拿了這張紙條，徧給家人看，都不解這七個字的意義。但自此以後，秀全靈性復原，身體日漸康健，他的儀格與外貌也都日漸改變，身體更覺增高，步履則更莊嚴，且解則寬大而自由，行步則和藹而坦白，比較病前更偉大尊敬。

三 革命思想的形成與上帝教的創立

在秀全病後第三年（道光十九年，西曆一八三九年），那件在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大事——鴉片戰爭爆發了。鴉片戰爭開始於廣州，為了滿清政府的腐敗，到了道光二十二年（西曆一八四二年），便在南京訂了城下之盟，丟盡了中國的臉面。這一役，對中國人民自是一個重大的刺激，尤其以廣州人民為甚。因為當時滿清將帥方在廣州城上高高的豎着降旗的時候，而駐在廣州城東北村中的英國軍隊，却給義憤填膺的三元里

村民加以襲擊。這一幕戰鬥，在當時戰事上自是無關得失之舉，但因為民衆們自動的表現了英勇的鬥爭，而官吏反來阻止他們，滿清政府不敢抵抗洋人，而使他們却一呼百應，毫無畏懼的起來屠殺敵人，這便給民衆的心理以非常重大的影響了。這種現象，當時有遠見的人已經看得出來，如廣東按察使王廷蘭在致閩浙顏制軍書中就說：

「提軍中之黃鐘，惟有心酸；樹城上之白旗，能不髮指！……所慮者一敵不振，從此爲外夷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內地，側身四望，天下當重任者更有幾人？」又「羊城日報」記廣勇一節說道：

「百姓以兵不擊賊（案指英國軍隊），反阻民勇截殺，自是咸憤憤激，益稱親官兵矣」。

當時人愛登在他的「興氛紀事」一書中，追述太平天国起事的來源也說道：

「論者徒見其乘疾於粵西，而不知其階亂之在粵東也。方琦相之禍廣西也，粵東之民謠曰：『百姓怕官，官怕洋鬼』。迨三元里之役，粵民起而禦之，遂與國

總之局。未幾，開撫事定，積不能平，遂有次年揭帖之變，而大府亟出示安撫之，又從而謝止夷人之入城者，於是粵東之民又謠曰：「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夫至於能怕其官之所怕，則粵東之民浸浸乎玩大府於股掌間矣。

我們看了這些時人的言論，可見鴉片戰役對廣州人民影響的重大。當時洪秀全正是廣州府的一個青年，他又是一個傑出的英豪，這一役對他的影響的深大更不待說的了。後來他的族弟于王洪仁玕在「其傑歸真」一書中追記他當時的憤激說：

「昔吾從真聖主遊，……時論時勢，則慷慨激昂，獨恨中國無人，盡爲隸妖奴隸所惑矣。予問其故，則答以難言。再三問之，則謂：『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於滿洲狗之三省，以五萬萬兆之花（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隸奴。誠足爲恥爲辱之甚者。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銀幾千萬爲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數百萬爲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向伊黎省或烏隆江（黑龍江）或吉林爲奴爲隸乎！』與言及此，未嘗不拍案三嘆也。」

滿清政府鴉片戰爭不失敗，不致辱國傷民，也不致暴露它的腐敗到這種地步。從鴉片戰爭失敗的結果，看出了滿清政府的種種罪惡，而拍案三嘆，而憤慨激昂，而獨憤山回無人，秀全反抗滿清政府的意識，這時候已經萌芽了。

不過假如秀全若在科舉上得意，未始不可以消弭他的對政治上的憤激。我們從他在道光二十三年（西曆一八四三年）的春天，就是在滿清政府訂立屈辱的南京條約的第二年，他仍然照舊再去應試的舉看來，便可以證明。但他終於落選歸來。上一次應試的失敗，已使他惡憤生病，馴至精神癡眩。經過幾年，再又落選，他的失望可知了。這一次應試的失敗，遂使這個雖然已經建立了反抗滿清政府的心但仍多少留戀科舉功名的青年洪秀全堅決的走上反滿的路上去。我們要明白洪秀全這種結果，當必有其種種結果的原因。

因為在從前舉科時代，功名富貴最爲社會所尊崇，而在一艘東瀛君主，亦樂意以此爲蔽翊人民思想、消除社會反抗的工具。一個人進學爲秀才，便可中舉人，成進士，點

翰林。有功名的人，被稱為正途出身，這可以為官，這可以為紳士。無論為官為紳，即成為社會的領袖，這裏可以派報紅，可以領俸，祖祠又可掛族箴、懸匾額，而一鄉一邑中，那些愚劣的讀書人便可以紳士資格交結權貴，出入衙門，飽讀詞賦，武斷鄉曲，並少多少其下人，莫不絡繹他，恭維他，尊敬他，兩姓村大族素與他本村本族有幾許關係，仇的自不待言，這便辱，國之名至而利亦隨之，正當的不正當的收入自然聚至，財源猶涸不絕。這便搖搖上霄雲能，這可謂富貴上通官，開府，拜相，封爵，封侯，權勢、名望，則更待殊讓利與讓會，富貴榜上的功名有那等關係，這豈止揚名譽、顯父母、光榮門戶，至於後，為宗族交遊者，竟而已，無怪父族宗族親友無不投切期冀他一舉成名，這可為這種「一子受皇恩，全家受天祿」的傳統觀念深深支配一般人心，自無怪「此大丈夫所以起功名之念也」一句老八股支離和代表着從商每個讀書人的心理了。我們試想，科場的成名者的榮耀若此，若反過來看那些失敗者的悲哀慘痛又何如呢？洪秀全對功名富貴的觀念也跟一般尋常士子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一試失敗，再試三試以至

屢試都失敗，他自負不凡的凌霄壯志，禁不住一抑再抑，而父母兄弟的失望，族人的恥笑，朋友的輕視，在在足以使他難堪。所以上次失意名場後，回家即身心交瘁，心理已有反動的萌芽。但在那時候還不過是病狂時幻想的結果而已。時間漸漸的醫愈他的精神上的傷痕，心中痛苦也日漸過去，幾年之後，他又照舊的參加名場角逐。這一次的失敗，實洪秀全一生的大轉變大關鍵，使當時他一舉而進了學，再而中舉人，再而扶搖直上，成進士，點翰林，秀全雖懷悲天憫人的宏願，抱改革的大志，而遇道光、咸豐兩朝的人君，他雖欲爲王安石且不可得，徒見清代道、咸兩朝紳士上多添洪某一名，而滿人又多一巨僕，如斯而已。

然而命運安排洪秀全，這一次的失敗，乃使他成爲一個徹底反抗滿清的革命者。當時他落選回家，氣憤膺，怨恨謾罵，盡將書籍擲棄地上，悻悻然忿忿然大叫道：「我自己來開科取天下士罷！」革命的洪秀全的誕生，端在此時了。其後秀全起義建國，一到南京，果然即開科取士，中式的都由他賜宴賜袍，三元及第的有簪花挂紅遊街等盛

舉人、舉人時代的榮典應有盡有，都足以反映他昔年慘痛的失意經驗，好似非這樣不足以一雪他多年的積忿。就我們看來，秀全這一次落選後，他那如火般熱烈的熱中功名的心理，因屢經失敗而消滅，他六年前大病中所得的爲王意識，復被喚醒，於是頓然形成決心革命推翻滿清的心理，這種行爲，所謂「兩極端相會合」便是。秀全本是一個才氣縱橫、心高志大的青年，並且稟受祖宗遺傳的客家人獨立反抗冒險的性格，他既憤激滿清政府的腐敗，又屢次失意於名場，因一激再激，便由一極端而走過其他極端。這時候，他的新希望且超過秀才、舉人、進士、翰林及侯相的階級，而要自立爲王的了。

雖然，洪秀全固然決定革命了，但他這一個赤手空拳的書生，果何所恃而革命呢？他所恃以革命的武器，便是宗教的團結力。所以上帝教的創立，我們可看爲太平天國革命的始基。

秀全最後一次應試落選時，爲道光二十三年春，他創立上帝教就在這一年的夏天。這一年六月，秀全在蓮花塘李家教館，村中有一個人叫做李敬芳，他是秀全的表兄弟。

一天，他到秀全書房看書，偶然在書架上抽出一冊世良言，因問秀全這書的內容。秀全答說：「這書昔日劉廣州應試時爲人所贈，還未經細讀的」。敬芳乃向秀全借取回來瀏覽。

敬芳拿一冊世良言一歸，讀完畢，遂遣秀全，並說這部書內容極奇。大異於中國經書。秀全聞說，乃潛心細讀。這時時秀全一方是悲憤抑鬱，一方又是野心勃勃，他一讀這部書，見書中所述的上帝，乃造天造地造萬物的主宰，人人都當敬畏他，崇拜他，至於世間所立一切邪魔，都是凡間人中蛇虺鬼域的計，至爲其所捉，陷入地獄沉淪，世人切不可事他。須各同心敬事上帝，方能脫魔鬼的手，得上天堂。又記有一位救世主基督，乃上帝太子，前一千八百餘年，上帝因世人信邪魔，行邪事，背逆罪大，欲盡滅世人則不忍於心，欲盡救世人則又礙於義，因於無可如何中，差遣太子基督降世，替人贖罪，使世人受苦難。基督年三十，施救傳徒，勸人須在上帝面前悔罪，丟棄一切邪魔，遵守天條，方得昇天。年五十三，贖罪期到，給世人陷害，釘死十字架上，完成上帝遣

露旨意。死後三日復醒，仍與門徒講明天情四十天，然後昇天，吩咐門徒說：「天降之
雨，我操萬權了。你們且往普天下萬國廣傳福音與衆人聽，信者則得救，不信者則被定
罪了」。又說：「現今基督在高天爲萬國救世主，上帝交權給他，統衆天使救世人脫魔
鬼之手」等語。秀全看了，不覺想入非非，將書中所言，反覆細勘，自以爲與他六年前
病中所見的異境及其言辭若合符節，以爲他所見金髮黑袍高大的老人，不是別人，就是
上帝；他所叫救我的阿哥就是救主耶穌；而他病中誅鋤的妖魔，就是偶像。以爲如此。
他已懂得解釋他所見異境的關鍵，並且尋得上天堂的真路，與永生快樂的希望。他昔日
斤斤於功名逐鹿場卑的心理，已自認爲卑卑不足道了。

秀全由是發而知受洗禮的必要，因依照書中所說及就那時所知的典禮，與敬芳二人
自行施洗，復對上帝祈禱，不事邪神，不行惡事，而恪守天條，並灌水於頂上，自說：
「洗除罪惡，去舊從新」。既畢，他們覺得胸襟充滿快樂。秀全乃自製悔改詩道：

「吾儕罪惡實滔天，幸賴耶穌代贖全。勿信邪魔遊聖誠，惟從上帝力心田。天

第二章 金田起義

一、入桂宣傳



光緒二十四年（西曆一八五四年），金三十二歲，獲選爲人稱宜之當政官。二個年頭，到二十一年春天，完全和他所教無不忠孝誠及百善中不立之子地位。兩姓之，爲村中父老反響，而失了教誨，考其教誨實力，無以爲生，且不覺於感，因是起聖道中「從來有先知者，人尊敬於本鄉及家中者」之句，乃密意尋端，赴各村廣宣傳教道。

二月十五日秀全離家。他偕馮雲山、馮瑞嵩、馮瑞珍同行。他們沿途販賣磁碗，藉豐微利，以充旅費，遇稠人廣衆，則宣傳教道，教人敬拜上帝耶穌。

中，每當農閒的時候，或夏夜乘涼絮絮談談的時候，祇將拜上帝、信耶穌的道理向衆宣講，兩人口才佳妙，極有感有力，聽講的人多很信從。

貴縣古爲鬱林郡地，山鄉僻陋，古風未變，桑田滿上，還有男女列歌的遺俗。鄰村附近，亦一創六寢廟，奉祀一男一女，所祀的幾是愛情。秀全聞而益甚，因率衆入說：「這兩人是夫婦嗎？」本地人說：「不是，當初兩人在此山和歌相戀而死，在石村間得道，故文在碑上」。秀全憤然說：「這真是怪事！若什麼凡人憑空成了神仙，他們的愛情，天府必錄，反敬得道，試問所得的是什麼道呢？」因率衆對女石像投瓦，都是自投瓦石而起，乃顯講於兩家取其義。講道：

「某姓曰許居六寢，許家以酒肉爲業。海口人頗嗜高類，到處身散即爲。其道爲其俱得道，爲其怪怪作怪。一廟爲其道當道，天不容時可奈何！」

秀全思此語，身入夫廟，和以六寢廟與廟奉命，秀全必遭刑罰。秀全在廟中，自燒頭生於六寢廟，將神廟及神像毀壞，燒去幾千，傷及私議，以爲上天降下神，欲

愈信秀全所得的教爲其道，而以秀全乃上天特派來傳真理給他們的人。

秀全兩人住王盛均兄弟家，到七月，秀全見表兄家中艱苦，久累供養，很不過意，乃向盛均辭歸。時適盛均的兒子爲正被陷入獄，盛均堅留秀全幫助，待子出獄，方送東歸。於是秀全乃道雲山先行回里，而待其一稟帖入貴縣署。過了一月，爲正出獄還家，先是當爲正坐獄時，秀全勸盛均早向拜訪上帝，以給其子早日釋放，反獲出獄，村人即以爲上帝能所致，故信秀全教者更多。

到了七月，秀全辭王氏兄弟決意回里。到離縣城不遠，聞雲山已返貴縣，乃折回雲山隱居，未得確信。及抵家，始知雲山仍未回鄉。

道光二十五六兩正（西曆一八四五年——一八四六年），秀全曾在天德堂前並宣傳其新教專業，並撰「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論」、「百正歌」、「原道覺世訓」、「改邪歸正」數文以勸導衆人。這幾篇文章都是發揮宗教道理的論文，除「改邪歸正」一文今已佚外，其餘的後來都增加內容編入印行的「太平詔書」中。我們從這幾篇論文

裏面，可以看出洪秀全的一神的大同的教義，乃秀全最重要的思想，也就是太平天國革命根本的理論。

不過，這時候，秀全所知的耶穌教義，還祇是極一部簡單的「勸世良言」看來，其勢不盡不全是不待說的。到了道光二十七年（西歷一八四七年）春二月，秀全由廣東一美國教士麥嘉來全（Rev. J. J. Roberts）者在廣州傳道，乃同他的族弟仁理往廣州的耶穌全。仁理先歸，秀全則留羅於師廣兩個多月。在羅教館處，秀全乃得讀「新約的福音」全文，於是潛心研索，並聽受功課。秀全對於耶穌教義的知識，至是始得有的具體的認識。然而秀全一生尚而然甚理的自修，得在羅教館指導之下以後學得有的，也祇兩個多月罷了。

秀全在羅教館留學的時候，即撰一長文論說耶穌教義，將他所得「勸世良言」一書的經過，及所得情形，寫成中所見的異象第一一論時，又謂夢中所見異象，即所言有祖師寶。羅教的對秀全所說，殊覺可疑。但見他潛心自修，品行端正，則又頗有優點。時

禮拜堂中，羅教師有助手黃姓二人，見秀全才能出衆，恐怕他受洗禮後，將受聘於羅教師，而已必致失業，因設計陷秀全使他被迫而離堂自去。乃故與秀全親近，勸秀全受洗禮之當，應親對羅教師要求津貼，以維持生活，始能於受洗禮之後留在廣州繼續學道。秀全受責，方愛秀以為生，聽了他們的話，信以為真，故當向羅教師請求洗禮時，必先要求津貼費。羅教師對秀全的自述既有懷疑，及一聞秀全請求津貼費的話，以為秀全不真心學道而來，也不許其與其他公家金錢而廣受洗禮的中國衆人相同，乃大不悅，鄙其爲人，於是將秀全便施洗禮一事形勢到漫無一定的將來。秀全亦請求津貼費如此，始知黃姓二人所陷，但已經遲了。

秀全既見棄於羅孝全，仍逗留於廣州。既而放費用盡，又不知何時方能受洗禮，於是決意離粵再赴廣西，往尋箕山，不欲再在廣州等候外國教士的施洗禮了。

六月初十日，秀全從廣州起程第二次入桂，以行囊祇得銀百文，乃不乘船，自攜行李，徒步西上。行到肇慶附近梅子汛地方，遇着強盜，行李銀兩被劫一空。被劫後，

搭船到德慶州。這時候，秀全一無所存，惟有已往的經驗，與將來的前途而已。錢兩磨難如此，前途極異常黑暗，希望渺茫絕望的了。

當秀全在德慶州碼頭昏睡喘息的時候，有兩個三水縣籍駐隊的人，見着初醒的秀全，「船到滘頭水路開」。秀全聽了他們的話，獨自沉思，自己說道：「設若我身，極合其道」。於是不顧將來如何，即搭梧州渡船繼續向廣西進發。秀全在船上時久，見過許多，無錢無糧，每日祇吃一餐菜肉。船上弄飯的尾翁，尾翁住在搭客江面，廣西人，歐文、高夏，廣東人。秀全當到是船來飲茶，即人看見他，覺得很有趣，便問他：「這人如此愁悶，又不吃飯，但又下長病，必有緣故，試問他何如？」秀全見人問他，款款答他，仍歸自己臥處。李相傑首先跟來問他說：「先生有何愁悶？誰又下之？」其他三人也來問訊。秀全於是告以途間遇盜，進退兩難的事。他們又問秀全入教目的為何。秀全答言宜傳上帝真理。他們再問他個人狀況及所傳的真理性質為何。秀全盡為詳解。四人乃齊聲說道：「先生何不早說明，今晚請開我四人共吃飯，錢由我們共擬，船費則

由我們勸勉至不收，但是不知先生稟往廣西何處？還須多少經費方能到得？」秀全說：「我到潯州貴縣，約數百文便夠了」。四人說：「數百文既足，這是一件易辦的事」。秀全見四人如此高談，喜出望外，以爲託賴上帝庇佑，終能得人解囊助財。

亦於七日，乘船到廣西梧州。秀全乃拜謝四人，轉經由梧州西上，到池州矣。兄弟三等均家裏。他到了盛均家，才知道馮雲山在桂平縣紫洞山收館，且得多人皈依上帝福音。

七月十五日，秀全與王爲正由賜谷村往紫洞山。十七日，抵紫洞山。但見山下，兩人說不盡的歡喜，原來兩人分別，已經三年了。在此三年中，由於雲山的努力勸導，已得新信徒多人，他們叫做「拜上帝會」。秀全細讀雲山的報告，喜出望外，乃爲訂定制定宗教儀式。每日並與雲山將所撰祈禱文十款天條及以前所撰「原道救世歌」、「原道救世訓」諸文送人，四處分發。且時開布道會，在農村宣講教理。故信者日多。住了三四多月，秀全見教徒漸衆，於是乃與雲山寫奏章祈禱上帝，選擇險固，以爲起義的根據。

這一年的九月，秀全同他的教徒開始做打倒偶像運動。當時相傳象州甘王廟最爲神

靈，香火極盛，秀全便帶教徒首先去打倒他。跟着，又在紫荊山附近一帶搗毀廟宇神像多處。爲了這一種打倒偶像的運動，上帝教使和士紳衝突起來。十二月，武宣縣秀才王作新就帶領團練來逮捕上帝教徒，把馮雲山和一個叫激虛六的教徒捉着了，送到省城監獄去，以陽爲拜會、陰圖謀叛的罪狀來控告他們，王官爲稟報官未批，會同不測。秀全急甚。當此困難的時候，他忽然想起兩廣總督曾英已進准請廷，許中外通商，即與傳基督教。既與紫荊山教徒通商之後，道光二十八年（西曆一八四八年）正月，即回廣州，意欲入稟總督，請求釋放因信教而被捕的朋友。到廣州後，曾英已於前月由廣州召回京。秀全大失所望，但秀全自念合廣州兵民爲營救之處，乃留居廣州，用種種方法營救。

在此期間，我們出一「拜上帝會」徒衆等第教育章程以教雲山，凡六，並上稟爲廣州傳的教理與辨，附呈所信的十款天條，以求縣官秉公辦理。當是時，廣西巡撫黃冕，盜賊橫行。院司大吏惟以妓酒徵稅，粉飾昇平，對地方懲辦盜案的官員，目擊不救，或加

以謀反。州縣承風，諱匿不報，遂成慣例。當時桂平知縣王烈見王作新以謀反大逆控雲山等，正觸上官大譴，不敢過問。作新復上控於潯州府，知府顧元凱亦不受理，其後直六因死獄中，雲山遂定讞，僅被押解回籍。雲山中途以上帝教理說差役，差役憤而，釋放雲山歸回紫荊山。雲山歸紫荊山，知秀全返廣州營救，乃東歸與秀全。秀全先回在梧州傳教，久之結果，遞送廣西，則雲山已出獄東歸了，所以兩人不相值。於此秀全與同粵軍雲山。是年十月，兩人卒在花縣相見。他們在家鄉度歲，住到道光二十九年（即一八四九年）五月，才離家入桂，他們初未料此行遂與家鄉竟成永別。

在馮雲山下獄、洪秀全遞歸廣州的時期，紫荊山「拜上帝會」發生了一種重大轉變，就是教徒楊秀清偽造上帝降託顯聖，蕭朝貴偽造耶穌降託顯聖兩次事件。這一轉變，它的遠因，是因爲潯州僻處山鄉，還存起人好鬼的風俗。故民間流行降託顯聖的迷信，無知農村羣衆都篤信不疑。洪秀全以上帝之教，耶穌之說，布教於其地，爲上帝爲獨一真神，斥偶像爲妖魔。但他所說的上帝高高在上，無聲無息，而他所斥爲妖魔的鬼

禱則有甚深信常降託於人身，做現巫的人又說可用法術來召降他們。所以秀全、雲山兩來傳教數年，信者雖多，而其說法遠不是其清足其聖如上帝降託的心願。至於這天，則因雲山下獄，秀全遣歸原州，上帝會託道士趙運錫，會中又以此持者，必是會衆在凡與多動搖。那時候，會中有楊秀清、蕭朝貴兩人，做對不讀書，見此信，即有二人託的深信，偽造上帝及耶穌降託他們身上，以惑會衆。楊秀清帶幾上書說託上帝，係在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先是曆月前，秀清即偽降白臘其對。到這天，與衆人下跪祈禱時，忽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全身出汗。在此昏迷情形之下，秀清復能言，且能勸誡，或責罵，或預說未來的事，但說的話含糊，或半以胡說。過了一刻才醒，秀清自說剛纔他所說的話乃代上帝傳言，他目前的病乃代衆人贖罪。自是秀清當僞託上帝傳言。當傳言時，嚴厲肅穆，責人的罪惡，常指個人而宣德其醜行，他又勸人爲善。及至會未來，或號令人所應爲的事。會衆果爲所惑。到九月初九日，蕭朝貴又以耶穌託名云傳言，他的話比秀清所傳的較爲和藹，會衆亦爲所惑。上帝會衆竟賴以誦納。但會中

那幾點點的人，也間有教尤秀清、胡貴兩君爲以該人的，故那時候會中頗有糾紛。先是嘗秀清、胡貴傳言時，會衆有以餘黨設爲重要詞語句的，到了秀全、雲山視歸紫洞山，這見秀全監察。秀全除發給朝山會中情形，知秀清、胡貴兩人實爲會衆的領袖，秀清是爲會衆所推服，秀全既欲藉秀清、胡貴二人以聯絡會衆，自不得不承認他們所傳的話是真實。於是秀全乃佐附以證證明秀清、胡貴二人實爲領袖，會人則受感與崇拜，自齊秀全此次歸寧後，伏上香傳言之權全歸秀清，而民間亦傳言其權全歸於胡貴兩人。皇帝中如地位愈趨於一統會衆之上，其權則與秀全並列而立。而會秀清得了傳言時，秀全且須跪地稱他爲皇帝，甚至受他親進廟，其後太師回時，楊、韋內訌，已與會衆遺時候。至於上帝教派，也因賴秀全、胡貴二人之傳言後，亦有中國民間迷信，混入在該那術，已不再其從前會衆所傳的基督教的真面目了。

洪秀全自道光二十四年入桂宣傳，教人敬拜上帝，到了他第三次入桂回到蒙山的時候，不過五年的工夫，廣西省所屬貴縣、桂平、武宣、平南、藤縣、象州、陸川、博

白坪州縣，屢懸棋布，縱橫千里的局面，每村每處都知曉有教主決免生進備人，農村羣衆與寒苦的人家多信崇他，十家爲一社，或有三家五家爲社，或有十家八家爲社，日夕相衆，秀全已經秀透了，但廣元的湯芳刀，在維侯時就到來宣揚教了。

二 金田起義

本來，清代到了道光末年，由於內政的腐敗，外患的慘重，都之官更腐敗，及到太平興，整個社會已經到了百孔千瘡大難將到的時期，政治敗壞，官場腐敗已成爲不可救藥的命運，而僻處西南邊隅的廣西，因爲民無時停，羣臣聚才職守的孤憤，到這時候，更加腐爛的園地一樣，革命的種子，到處滋長，遂形成了一個與政府的羣民統治的世界。

廣西是一個邊疆的省分，向來多災。而自道光十六年（西曆一八三六年）饑荒到極，被以來，官吏以放任爲事，盜賊更無忌憚。鴉片戰爭以後，屢遭辦理防務，事定後，壯丁失業，水陸撤勇又勾結各省游匪潛入廣西，水陸橫行，劫掠封塘，抽河抽稅，遂無虛

有幾十隻，都派及狀官覆吏，守街派捐，佔據市鎮與州縣，全桂騷動，烽火四起了。

這是一個民衆大暴動的時代，這是一個羣盜如毛的時代，洪秀全便採取了這一個時機，在廣西發動了這一次發動他的革命——一個以農民做骨幹的政治革命。道光三十年（西曆一八五〇年）六月，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遂起於廣西潯州府桂平縣金田村。陸川、博白、潯州、平南、蒼梧（今潯縣）、白沙（屬桂平縣）各地，也同時起事。八月，貴縣書士李誠、馮、李、黃、陳、走依金田。十月初一日，各地會衆都到了金田，遂在金田開營。

十一月，太平軍起義前，秀全潛與雲山密賊在平南縣北關山人家設能開出號，以說起。十二月，秀全所傳知，十一月遂先圍攻秀全持用人符。秀全得訊，率衆往援，與秀全會，秀全遂將金田、潯州軍起至金田，再戰，遂大破清軍。於是羣衆歡呼，擁戴秀全，以十二月十一日爲紀秀全生日，卽以這一天正式起義於金田。

三 永安建國

金田揭發布亂既定，遂率領黃洪、蕭朝宗清咸豐元年，即曆（一八五一年）三月，乘舟渡江，北出武宣、象州。六月，克復太平府城，扼紫荊山，以與清軍相持。八月，平秋。僅以盛各軍東出，大敗清軍於平南官村。清廣西提督向榮最先率軍退守平南城，諸軍相繼敗退。於是太平軍乃從平南直趨縣北而攻永安州，閏八月初一日克永安。

永安州屬平南府所轄，其地西界潯寧、象州，南界平南、藤縣，東界昭平，北界嘉潯及平樂府屬。這裏，不是個發達的地方，也不是個繁盛的州縣。祇因「永安」二字是個吉善的稱謂，秀全以地名鑄吉祥，遂在這個小小的山南土縣上建立國號，稱爲「太平天國」。

秀全建國號爲「太平天國」，其取義至爲鮮明。「太平」所以表示他的革命目的，「天國」所以表示他的宗教的信仰。秀全給我們曾經有過明白的解釋，所謂太平的意義，他在「天朝田畝制度」裏面說過：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

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皇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蓋天下皆是天皇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此乃天皇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

這便是「太平」的意義的解釋，也就是太平天國革命的最終目的。這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太平世界的觀念，原是當日在滿清統治之下水深火熱、無衣無食、多災多難的農村羣衆所迫切追求的理想國。

以秀全金田起義，就首揭「太平」的旗幟來號召。因此，到了這時候，永安建國便取「太平」兩字冠在國號之上以順應人心，並表示他革命的自的。至於「天國」的意義，秀全在新遺詔聖書馬太福音書第五章批說：

「天國之在天上下而言，天上有天國，地下有天國，天上地下間是神父天

國，勿談聖皇指天三王國。故天兄稱謂云：「天國將來」。蓋天國之有是問，今日天德、天恩所無，非天國也。」

此言可見其意，是可以看出秀全所謂「天國」的意義。因為他所謂「天國」並非天上

地下而言，天在地下，同是神父「天國」，所以稱創建新國，其新在國，而不在天。天

國一語，乃表示他的宗教信仰。總之，「太平天國」四字，乃是秀全所建的理想國的經

緯的、虛構的、政治的主張，與宗教的信仰最鮮明的表徵。

秀全自認天國是「太平天國」，他也曾說曰：「天國」就是「太平天國」。其意謂

天國是「太平天國」，而「太平天國」是「天國」。其意謂天國是「太平天國」，而「太平天國」

王，其餘皆為天國所封。天國乃真神道。

「天國」乃天國之新軍，小人亦稱，皆宜認真。天國乃真神道。

天國乃真神道，天國乃真神道。天國乃真神道，天國乃真神道。

天國乃真神道，天國乃真神道。天國乃真神道，天國乃真神道。

天國乃真神道，天國乃真神道。天國乃真神道，天國乃真神道。

僧稱上，僧稱帝也。繼自今衆兵將呼稱朕者，至期止，不宜稱上，致冒犯天父也。天父是天聖父，天兄是救世聖主，天父、天兄纔是聖也。繼自今衆兵將呼稱朕者，至期止，不宜稱聖，致冒犯天父、天兄也。天父上主皇上帝是御親，是為爺，前此左輔右弼前導後護各軍副朕命稱爲王爺，姑從凡間查例，據真道論，有些冒犯天父、天父纔是爺也。今將護封左輔正軍師爲東王，管治東方各國；褒封右弼又正軍師爲西王，管治西方各國；褒封前導副軍師爲南王，管治南方各國；褒封後護又副軍師爲北王，管治北方各國；又褒封造胞爲靈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靈寶經制。另詔給宮稱娘娘，貴妃稱王娘，並以此。」

咸封高貴再行佈述不得稱上稱帝約緣由，天王之於以不建帝號卽由於此。至於稱王稱皇，各諸王都受東王節制一事，遂開東王專政之漸，而給日後禍。章內託賴下一條原委。

太平天国日建國號，行封爵後，數月間，頒布天朝田畝制度，定稱謂，設醫法，易服色，令人互蓄髮，禁私有金銀等詔令，相繼頒行，於是建國的規模漸立了。

天

秀

公

三八

第三章 建都南京

一 席卷東南

平天國二年（清咸豐二年，西曆一八五二年）三月，太平軍突破永安州外圍，清軍包圍線，全軍從永安州突圍而出。清軍跟追，太平軍回軍與敵大戰於龍巖山口，大敗清廣西提督向榮、廣州副都統烏爾恭濟軍，斬清天津鎮總兵吳瑞、漳州鎮總兵長壽、河北鎮總兵董元甲、鄆州鎮總兵邵鶴齡等，遂乘勝進攻桂林。

圍桂林一月不下，乃解圍去，北出興安，克全州。五月初二日從全州進攻湖南。時湘水大漲，南王馮雲山統軍先發，順流直下，船到全州，流莊衣裝，爲敵先察前江路，不得進，南王盛宣凱戰兩晝夜。這國首先追隨天王密圖革命，開創太平天國的長江流域。

的英雄，不幸便在這裏中陣亡。而王既死，六平軍乃乘舟趨宋州，限水不待，遂趨滑州，初九日克滑州。

在北宋途中，六平軍沿途以東王樞香潔、西王釐、書名義旗布三書，其一曰「天討胡檄文」，二曰「奉天誅妖檄文」，三曰「諭教胡人檄文」。後面兩書文，皆在王樞時，奉上帝，是屬於宗教方面的言論。前面一道檄文，乃是申明軍威之文。以時漢人的民族觀念，這是一篇國史上有名的民族革命的文獻，其全文如下：

「真天命太平天國，不乃所賄病主左輔，其師喜上楊，右副又正軍師，而王將，居於天討胡，檄布四方，若曰：嗚呼有衆，爾猶子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滿洲肆虐，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西行，不爲怪，中國尚得爲有人乎。妖虛病婦，毒害，淫毒穢寔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散於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國

之無人也！

「夫中國首也，胡虜，是也，胡虜，妖人也。中國首胡虜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靈山海經其遺教，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也。胡虜首為妖人者何？蛇龍閻羅妖，邪鬼，韃靼妖胡惟此為拜，故當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發神州，驅逐中國惡靈妖鬼，發靈山之符簡，寫不盡滿地淫污，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滿天罪孽。予讀披其彰著人語皆胡言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為胡像，一長尾於後，是窺中國之人後為胡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冠戴，胡衣於身，是窺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偽妖鬼照暗令種子一人有一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為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鬼悉收中國之美姬為奴為妾，三千鴛鴦皆為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動心，談之污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悉為妖魔律，使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

難，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言語，今滿洲道爲
 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饑饉流
 離，暴露如莽，是欲使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貪貪污吏，布滿天下，使利刃指
 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使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貸免，富兒當權，
 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節士而死者也。凡有起義復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
 逆，夷其九族，是欲絕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
 所不用其極。巧矣哉！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莫復歸漢中國。苻融，亦胡種
 也，每勸其兄堅使不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誣毀，乘吳三桂之招引，其害中
 國，惡極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造出妖
 人，種類自茲，自祀配合，並無入倫風化，乘中國之無人，遂據中原，取鹿之說，
 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察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
 凌辱，聽其嚇詐；甚至肅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鹿狗黃之中。今有三尺童

乎，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馳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公等讀書知古，豈不知羞，昔文天祥、謝枋、楊晉死不專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專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於十萬，亦孔之醜矣。

「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氣運告終，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祖之心；或爲官，或爲民，當急揭徵之志。口實言戈，義聲而色；去婦男女，摠公憤以前驅。特留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變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安傑於應昌，興復久淪之境土，順起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彘子成豐來獻者，或有能斬其首級來投者，或又有能擒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變皇上帝開大恩命我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國，豈非上帝

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轡驅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昔英雄無比，在天柔嬈無
疆。如或執迷不悟，悞僞拒真，生爲胡人，死爲胡鬼，願道有大體，夏禮有定名，
將官順天，股肱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播蕩
胡塵，其何以對上帝於高天乎！予與義兵，上爲上帝報曠天之讎，下爲中國雪下首
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

當日檄文所播，勢挾風雷，義聲所到，各無不應。六月，遂從道州軍克江華、永明。
七月全軍進道州東進，迭克藍山、桂陽州、郴州。沿途羣衆從者如歸，聲勢大振。於是
遂急鎔沙，兩王蕭朝貴死，關兩月不克，乃舉圍定遠，得勝數千，遂圍潯口。苗洞
庭湖。時湖南清軍防江計，寨土星港，拒太平軍，數月，苗商民約五千餘，太平軍
至，盡取以東下，十一月初十日克岳州。十四日克岳州。全軍分三路圍岳州。二十
二月初九日克武昌。

太平軍在吐虎灘大曆新年。太平天國二年（西曆一八五三年）正月初七日，魏元愷率領軍艦，僅渡分兩岸來江面行，水師艦隻萬艘，戰艦如雲，蔽江而下，水陸軍勢極其高，沿途勢如破竹。初九日克常州。十三日攻克江浦。十六日攻克鳳陽。十七日攻克大原。十八日攻克江浦。十九日攻克安慶。三十日攻克蕪湖。三月初二日水陸軍遂進抵南京城下。十四日以旗幟盡儀鳳門，城塌。六軍入城，遂克南京。計自金田起義到進時後，為時不過兩年多，其王便以疾風迅雷的聲勢，摧垮了東南，攻克了龍蟠虎踞的南京。

二 建都南京

天王既克南京，與東王謀所都，以河南居中國中，為古東京，欲由淮安北進，取河南為都，而分軍守南京。時有十年老河南舟子，他是給東王駕舟的人，聽了這個消息，入見東王，大聲說：「親東王，不可往河南。河南水少而無糧，敵困不為救。南京元

帝王之家，有長江之險，城郭池深，民富食足，且有舟師萬千，尙不立都，而往河南，豈是甚麼說呢！「天王與東王細想這水手的話不錯，因罷取河南爲都之議，而定南京爲都，號曰天京。」

我們就戰略上地位論，以河南爲都，實不啻南京的形便勢利。因爲河南是一個四通八達的地方，兵馬所到的衝地便是。雖然表裏河山，足以經營四方，但不符河北則專在肩背，不得關中則患在襟喉，自古至今，並無異轍。宋紹宣五年（西曆一二三二年），蒙古攻金，降人李昌國對拔雷說：「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河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從他的計策，遂自鳳翔而南犯漢中，由金州出唐、鄧間，破金師於鈞州，蒙古主窩闊台也自河北渡河清，攻汴都，而金人之禍始烈。元至十九年（西曆一二五九年）劉福通據汴，號召羣盜，聲勢甚壯，察罕帖木兒既平關中、河東，遂圍河南，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自將中軍駐澠池，敗賊軍於宜陽。乃自洛陽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

戰馬浮於梁，水陸俱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行兵臨汝，皆一臨黃河，俱會汴城下，奪其外城，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賊驚，遂拔其城。因爲從來具取有不可守的地方而可以作戰的。至於就經濟的觀點而論，南京據富庶之地，擅長江之利，實爲一個資源富庶的地方。曾國藩論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的形勢，說他「取江南數郡之糧運出以桂關，取江北數郡之糧運出沿溪口，並輸金陵、常州等，雖全國城外，而賊匪仍更長江之利，絕、踞之源」。由此看來，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無論從戰略上說，從經濟上說，都爲形便勢利。天王建都於此，原不失爲高明的決定。假使當日天王不納舟子的獻議，竟往取河南爲都，他不特難免有重蹈劉福通覆轍的危險，又那能建國於南京十三年之久！那麼，這一網無名的湖南老舟子，他實在指導了拯救了太平天國，

南京既建，首立內政，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另行文行，百工亦各歸業。當時也主修政，法立令行，事事嚴整，民心佩服，煥然一新。新都的氣象。過了一個月，英國公使達

達禮頓督文翰 (Sir S. G. Bonham) 就來聘問這個新了。他來觀光新朝，並且來證明英

國的中立態度。於是太平天國在外交上也取得了地位。

當時內政既立，五月初四日，乃在天京以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註）名義布告各地道：

「茲者，太平天國大為顛覆，主左輔王軍師東王楊、右弼王西王蕭，為諸國四民，各安常業事。照得天意既定，人心宜從，天既生真主以御民，則民宜宜傾心而歸化。既自胡奴擾亂中國以來，率民拜邪神而善其神，叛逆上帝，倡民為妖類，禍非人禍，觸怒皇天。兼且蹂躪我黎庶，殘害我生靈，肆錮梟之虐天，令暴亂與劫掠，無所不至。義受其殃，商賈通往，關徵其稅，四海傷心，中原怒目。本軍師奉天諭命，不忍斯民於塗炭，創義旗以剿妖胡，興王師以滅魔鬼。乃郡縣騷擾，如雷時雨，虛糜所指，猶解倒懸。本天意之昭彰，諸人心之響應。自廣西起義以來，所到之處，抗王師者前徒倒置，順之戎，凍天反者聞風喪妖人之膽。茲建王

（註）案西王蕭朝貴已在長沙戰死，但太平天國所發諸諭，仍照舊列他的銜名。

業，切諍蒼生，速宜敬拜上帝，毀除邪神，以獎天衷，以受天福，士農工商各方其業。自諭之後，爾等務宜安居樂業，樂守常業，聖兵不犯秋毫，羣黎毋誦靈籤。當旅市之不驚，念其蘇之有望。爲此特行誥諭，安爾善良，布告天下，咸曉萬方，各宜凜遵毋違。特諭」。

布告所至，人民歡欣遵守，是爲太平朝象氣不同，萬民嘖唱拜慶的了。

三 天朝新制概述

我們敘述天王革命專業至此，應該將他所創制的天朝新制作一個概括的敘述，然後我們對太平天國革命才有全面的認識。

太平天國創建新朝，制度悉新創。這不是天王故作新奇，而是爲的要貫徹他的革命宗旨。因爲太平天國革命，不僅是政治的革命，如漢高祖的亡秦；也不僅是種族的革命，如明太祖的覆元。他打倒偶像崇拜，定上帝於一尊，是爲宗教的革命。他改革奸淫、吸

鴉片、飲酒、賭博與強盜橫暴的風俗，是為生括的革命，他以為法律是革命有制度，刑罰是革命有法律，是為經濟的革命。他更老實所修，她有所用，他有所長，詩、樂、畫、戲、舞，都歸公有，是為社會的革命。他提倡通俗文學，是革命古具，是文化的革命。他提倡親太平天國的革命，包括了政治的、種族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文化的各方面。他實在要旋轉乾坤，把整個世界都變了過去，他另製造一個新世界。他果。論其範圍的廣大，理想的宏遠，在歷史上是罕見的。所以他的革命是偉大的革命。他創建新朝，便創立種種新制度出來。他創立的制度有十種：曰官制、曰天朝田賦制度，曰食貨，曰兵制，曰官制，曰禮制，曰刑制，曰刑制，曰刑制，曰刑制，曰刑制。

文。

在此十種制度裏面，以宗教、天朝田賦制度、兵制三種為最重要。太平天國以宗教為其立國精神所繫，它源自耶穌教，獨能發揚耶穌天國的主張，廣布人類平等博愛的精神。而所定十款天條，嚴禁人類諸般罪惡，復能藉宗教以新人心。雖所謂天界天與天

父、天兄降託之說，爲耶穌教士所指斥，而太平天國終歸自有其不可磨滅的精神。其天朝田畝制度，目的要使大家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雖未能實行，但却是個值得注意的經濟制度。其兵制仿自周禮，官兵於農，使兵民歸於一途，行之有效，也是一個有價值的制度。此外，鄉官制度是一個實行人民自治的有效的方法；女官與女科的制度則爲婦女參政的先例；而天朝毅然廢去陰曆，專用陽曆，見諸實施，爲民國改用陽曆的先聲；文字提倡通俗，主張刪浮文而用實言，去古典而貴心聲，也可說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都是值得讚美的。唯一可詬病的地方，就是刑法還沿用天燈、五馬分屍的酷刑；禮制仍帶專制時代帝王官僚的色彩；而晚期官制，爵賞過濫，尤失立官制爵的用意，而蹈爛羊頭之譏，都不免爲太平天國制度之污點。但是優劣不相掩，我們綜核天朝種種新制，天王革命的偉大於是乎見，而咸王敗寇之爲誣罔，更不待辯而自明的了。

空白页

第四章 北伐與西征

一 北伐



平天國自金田起義到奠都南京，軍事上似告一大段落。但我們從另一方面看來，又可謂是另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這前後兩個階段有一個不同的點，就是前一個階段都是全軍在一塊兒作戰，後一個階段則戰事分布到各個戰場去。

在奠都南京之日，天王決定了兩個戰略：一個是北伐，另一個是西征。北伐以胡定胡侯李封芳、靖胡侯林鳳祥、平胡侯吉文元、關芳、鳳祥爲太平軍虎將，文元亦稱總將，他們所部皆爲北伐精銳。

太平天國三年（清咸豐三年，西曆一八五三年）四月初八日，關芳、鳳祥、文元率

六月從揚州出發，初十日下浦口，十一日下滁州，十三日下臨淮關，廿三日下鳳陽府，所過懷遠、蒙城、亳州等州縣，都望風而下，遂西趨河南。五月初八日，敗滑河南巡撫陸應穀軍於商邱、宋寨。初九日下歸德府，十二日下睢州，十五日從陳留進至開封，河南、山西人心大震。

北伐軍以取北京爲目的，故行軍急趨挺進，所下城邑無不停留。既至開封，繞道而過，西經中牟、鄭州至汜水，二十三日由鞏縣乘煤艇開始渡河。三十一日全軍安全渡過了天險的黃河。

六月初二日，太平軍進攻懷慶府。當時太平軍戰略欲西入山西，取居高臨下之勢，從山西攻北京。而滿清各路援軍已集懷慶府，太平軍無瑕可乘，乃駐軍於懷慶，與敵相持，待機以入山西。七月二十八日，乘清軍不覺，撤懷慶府圍，全軍自黃河太行山間小道西趨。八月初三日，入山西絳縣，所過曲沃、平陽、洪洞都被攻下，山西人民望風響應，趙城、霍州人民開城門、儲糧草、備驛馬以待。

先使各軍官職到清軍偵悉，所以當太平軍西入山西的時候，清軍也從懷慶府圍道將山西北路以阻太平軍北進。十二日清軍至洪洞，於是太平軍復從洪洞折而東走屯番，廿一日下洛陽，次日下黎陽，進至河南涉縣，遂從武安入直隸境，攻下臨高關，大敗清直隸營將劉維源防軍。於是急發向北急進，廿六日下沙河，廿七日下任縣，廿八日下隆平，廿九日下柏鄉，三十日下趙州，九月初二日下樂城，初三日下藁城，初四日下晉州，初六日下深州。初九日前鋒進距保定六十里的張登地方。北京震動，滿廷以惠親王福壽爲軍機大臣，爲都察院正印翰林沁爲參贊大臣，總統興將軍，晉京查察靖甯兵，會同欽差大臣勝保，保衛畿輔。北京設巡檢所戒嚴。時北京官民避逃的達三萬戶，北城一萬八千戶，城外八千戶。

時太平軍大賊仍駐深州，而滿清軍已扼守糧窠，太平軍不能從此進攻北京。並深州以西安平、藁州、深澤、無極各州縣清軍都駐重兵，以防太平軍復入山西，惟深州官商兩面大木，以爲太平軍難於偷渡，不設防。十八日，太平軍乃從深州乘虛東進，撥從天

津以攻北京。廿一日下滄縣，廿三日下滄州，遂直趨天津。廿五日進靜海，次日進攻天津，爲水磨區，不若進，乃分屯於靜海及獨流兩地。

十月初一日，滿清各路援軍陸續趕到天津，結集於天津西北的楊村，以堵扼太平軍進攻北京的要道，並分路進攻靜海、獨流太平軍。當是時，太平軍自出發北伐以來，已經半年，饑饉交迫，疾驅數千里，未得休養，軍力不支，且孤軍深入，餉運不繼，而敵圍逼，糧食缺乏，竊京津，源源增援，加以時局急令，北方天無，兩人不耐，所以太平軍一到了天津，那糧一律高漲的攻勢便變了退守。他謂：天津以敵人苦戰了兩個月，爲了太平天國兩年。清咸豐四年，西曆一八五四年。三月初二日，全軍在天津，獨流開始退守，修水磨、做煤高走。二月初一日，軍人攻進天津，督師傅軍於此，以香天京北上的援軍。天津滿、蒙大軍跟蹤退至，平胡侯章元在天津與敵軍戰陣亡。

當北伐軍被圍於天津的時候，李開芳的乘章回天京告急，請其派援軍。四年正月初一日，天王命冬官又副丞相許宗揚、參官又副丞相陳安驤統軍從營北上，夏官又副丞相

會立瓊統軍總行，增援北伐軍，合力取北京。

北伐援軍分三路出發，於二月初四日從豐王下游全軍渡過黃河，遂疾趨山東境，十三日下金鄉，十六日下距野，十七日下鄆城，十九日下張秋鎮，廿一日下陽穀，廿二日下莘縣，廿三日下冠縣，沿途民衆，紛紛加入。廿三日圍攻臨濟州，三月初七日克齊州城。時阜境滿，蒙軍圍太平軍圍軍入山東，急分軍兩路圍益，濟公遂大軍勝保避居城統大軍南下迎擊，遂相持於臨濟州。十八日，太平軍棄臨濟州而入直隸與阜境北伐軍會合，會新陷者不願北進，不聽指揮，衆皆南行，未幾全軍潰散，遂至，諸軍圍營，北將會立瓊溺死於黃河，許宗揚、陳宗壽逃回北京，此一交本來如次即若北伐援軍，爲了沿途激發民衆，遂致對晉戰難作，困守待援的北伐軍，一戰沒完的，都這這這這這於山東、江蘇之交的黃河邊上。

正當北伐援軍潰散的時候，困守阜城的北伐軍爲了救大軍而與金軍相持。三月卅日，孫莫光帥東西連鎮，爲敵追至，遂撤連鎮拒守。即北伐軍如孫莫光帥連鎮，

四月廿二日李開芳親率馬隊二千餘自東進饒突圍，經甯澤吳橋南走，謀往臨清迎接援軍北上。廿三日經陵縣下恩縣，次日克高唐州。清欽差大臣勝保退至，開芳遂以孤軍守高唐州，與勝保相拒，而林鳳祥則仍堅守西遠鎮，與清參贊大臣僧格林沁相持以旬。於是這兩支北伐的孤軍，便在虎將李開芳、林鳳祥帥領之下，以那糧食不虞不虞的補給、堅貞無匹的氣概，分別的在遠鎮和高唐州牽制了僧格林沁、勝保兩人所統的清、蒙大軍，一直到了他們糧盡彈絕力竭的時候。

遠鎮孤軍先被撲滅。他們到了這一年九月。糧食已將缺乏，僅吃黑豆充飢。但其他們避匿忽的趁給抵抗下去。到了太平天國五年（清咸豐五年，西曆一八五五年）正月三十一日，糧盡了，火藥也竭了，才給敵人攻破，林鳳祥方為被擒，不屈死。

遠鎮的孤軍既被撲滅，清廷遂勝保圍高唐州無功，將他擊圍，而命僧格林沁移軍往博。二月初四日，僧格林沁大軍至高唐州，各營保所部，總圍圍攻州城中的太平軍。初十日，開芳率殘軍八百餘人突圍出州城，南走在平馬官屯，擬走濟甯，不果，而敵騎已

進至。時太平軍祇存五百餘人，便在這裏與曾公林沁流下湖，湖中鱗鱗餘人，相持兩月之久，敵人終攻打不下。最後還是引了運糧的木把將官趙雲龍，屯內太平軍用火藥浸透了，糧食浸壞了，到了四月廿四日，我們的英雄太平天國北伐軍決定請後方調勞力救被擒死。

太平天國北伐軍，自然從他的版圖上留下了光榮的足蹟。但北伐軍的失敗並不是件出人意料的事。自古孤軍深入，是少有勝倖不致覆滅的。而況當其去冬圍北伐的戰略根本就錯誤了，不但孤軍北伐不會成功，即天軍自將各軍疾持直攻北京，而逐漸流治未墮，滿、蒙大軍雲屯北京，而北各省經營也日趨鞏固，領兵侵擾，曠日持久，又原何以爲繼？恐也難免覆敗之禍。故明太祖覆元，定都南京，先經營東南，東面既安，始命將分路進攻北京，遂一統中國。後來有東南未定，而能進取北京的。明太祖的遺事，便給我們說明了太平天國北伐戰略的錯誤。爲了這一個戰略的錯誤，遂使太平天國前期調兵力分散了，不能把整個兵力用於西征，以完成底定東南之局。

二 西征

西征軍出發後，後於北伐軍的出發二十天。太平軍自三年六月庚辰三季，西征八月五三日，西征廿九日，天王命夏官副丞相賴漢英率慶有八指撥林恩等，歷在十二程每日，歷船，連戰船千餘號，在這一天，直南風大發，揚帆湖江西征。

五月廿二日，太平軍船由營船駛至蕪湖，沿途規律是初，居民安堵。初五日，攻安慶，港船退，明日入城。初九日，西進，抵江西彭澤縣。十八日由湖口進至南康府，南康人見南軍而至，人心思遠，人人興奮，紛紛備清警知應恭安，署恭子縣知縣羅生，聞警，即與胡瑞林出走，也為居民所執。太平軍撤船後岸，居民即將守令繳出，並餉糧軍，即以此備餉。二十日，趁北風大作，直抵南昌，進攻江西軍城。

太平軍攻南昌三月不下，八月二十日，乘風而至大軍，撤南昌，籌戰北去，留軍九江，暫捨江西不圖。定計分軍為二：一支圍安慶，以取廬州，一支溯江而上，取武昌。

攻廣州前軍隊由羅天侯領以統指揮。十月初九日，以晚德安及潘師襄冷水鎮清營，另支越練潭邊清副將，失營，清軍驚潰，太平軍乃乘趨桐城，次日克桐城。廿五日，清軍潰走廬州，以晚德安及潘師襄軍進抵城下。十二月初十日遂克廬州。於是安徽廣西兩風歸附的有二十二縣，太平天國除舊布新，曉民悅服。

西取武昌師軍隊由國宗統行石祥貞等指揮，於八月廿八日從九江乘順風直攻湖北的江防要地田家鎮。九月初十日大破清軍，克田家鎮。十三日，黃州府。十六日克漢陽，漢口，進攻武昌。旋退出漢陽、漢口，回師駐黃州。太平天國四年（清咸豐四年，西曆一八五四年）正月初九日，破清湖廣總督吳文鎔全軍於黃州堵城，斬文鎔。於是勝馬帆而上，十三日復克漢陽、漢口，圍圍武昌，並趨武昌進攻湖南。

當太平軍撤長沙圍後，清廷即在督侍郎曾國公辦理湖南團練。是年冬，以曾國公立湘軍於長沙。明年奉命籌辦水師，乃招募水陸萬人，將領都是書生，兵士都是農民，造戰船，練水師於衡洲。至是，清安徵巡撫江忠源、湖廣總督吳文鎔先後戰死，太平軍戰

橫皖、鄂，當時東南數省除了這一支新興的湘軍外，清廷再沒有第二支完整的軍隊，所以清廷屢次下詔嚴催團潘赴援。於是國藩乃自統湘軍出發，水陸並進，軍容甚盛。他在路上首先頒布討伐太平天國檄，用以昭揭太平天國的罪惡，宣示湘軍的宗旨，檄文道：

「爲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迄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六兩不獻賊者，卽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濬。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脚者，則立斬其足以示衆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橈其屍以示衆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敍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亂夷之緒，崇天主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

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主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兇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賊匪焚柵州之學宮，燬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燬廟宇。卽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破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

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爲上下兩賊等復辱之恨。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勦者，本部堂引爲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把持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爲府，待之如師。倘有仗義仁人，捐貲助餉者，千金以日，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官擢爲前鋒。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我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委以官爵。倘有被害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

「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盜寇四毛，皆由主昏致亂，莫能翻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不神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害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爲分別也。本部堂樛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爲行軍之本，上存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此概大意，第一段說太平天国肆虐不道，所過橫行，擄掠船隻，沒收金銀，強迫婦女解放纏足，從事工作，與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虐待兩湖、三江羣衆等罪狀。第二段說太平天国宗法上帝教，用兄弟姊妹的稱呼，讀耶穌新約的教義，行共產的制度，為破壞中國固有的禮教人倫與社會制度。第三段說太平天国毀孔孟的學宮，污闕岳的神像，焚佛詩道，毀孔社壇的廟宇，使孔孟痛哭於九原，鬼神憤哭於冥地。最後便鮮明的宣示湘軍為反抗異教，為擁護中國數千年來禮義人倫詩書典則而戰的宗旨。湘軍此概所說種種，給予當日人心的影響至深且巨。因為中國人講倫常，宗孔孟，信鬼神，為社會上思想的基礎，其私有財產制度也與社會上根深蒂固的制度，一旦都為太平天国所破壞，人民的驚駭震盪為何如。這篇概文不以效忠滿清為言，而以衛道自命，最得士大夫社會的擁護，而終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所以太平天国與湘軍這兩個壁壘的鬥爭，一方面我們可以說是宗教的鬥爭，因為太平天國信仰的是一神的上帝教，而湘軍所代表的則為儒教與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是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鬥爭，因為太平天國一代

天國，而流亡者則維持固有社會制度。這一篇歷史上有名的文獻，給我們說明了太平天國與湖南鬥爭的性質，並且給我們指出了太平天國革命所以失敗的環境與原因。

二月，湘軍抵長沙，時太平軍已入湖南，連下岳陽、湘陰，勢迫富鄉，旋退去。三月，湘軍進抵岳州。太平軍在華容附近地方屢次打敗，再入岳州。湘軍退佔長沙。太平軍乘勝溯江而上，舳舻靖澧，距長沙六十里，復入沔鄉，而以一軍出而進襲澧潭，據湘江上流，以圍長沙。三月廿三日，靖澧太平軍大敗來攻的湘軍，敵帥曾國藩憤而投水，左右救起，潰退長沙，而湘軍太平軍則為敵所破，三日三敗，於是靖澧、湘潭軍都退回湖北，惟留一軍守岳州。其武昌圍軍，則於五月廿一日攻克武昌，是為再克武昌。

湘軍的興起，是太平軍第一次遇到的勁敵，湘軍之敗，是太平軍起義後的第一次大敗。六月，湘軍復發自長沙，長驅東下。十九日，太平軍放棄岳州。九月初九日，圍宗提督軍務石鳳魁、總官副丞相黃再興放棄武昌東退，漢陽亦同日放棄。當時湘軍氣勢銳

甚，既得武昌，輒繼續東進。十月十九日，先戰於田家鎮，太平軍大敗，清軍退集於九江。十一月初，敵水陸軍進圍九江，下游震動。天王忽命翼王石達開指揮大軍上援。時守九江的名將林啓榮、副將蔣天官正丞相羅大綱也從安慶言軍至，太平軍名將勁卒萃於一隅，於是兩軍遂決其發生了一大決戰。但當時湘軍水師營運礮利，太平軍水師遠不及敵人，而長江決戰，以水師為主，遂因軍度軍情弱勢，他乃按兵不動，定計誘敵入水。戰門船入湖口，幸不與出，然後以輕舟襲敵水師，幾擒管轄將，敵水師潰不成軍，遂乘勝上攻武昌（詳石達開傳中）。太平天国二年（清咸豐五年，西曆一八五五年）正月十九日克漢陽，二月廿二日克武昌，是為三克武昌，於是武漢之間復歸太平天国掌握。武昌的得失，是雙方的生死存亡的關鍵。因為太平天国若守住武昌，則長江之險都為己有，天京可以高枕無憂，滿清東南數省的聯絡斷，而劉江之局可成。若湘軍得了武昌，則居高聲遠矚之勢，可以做遠攻九江、安慶以至天京的根據地，而滿清東南數省的餉道也賴武昌得以暢通無阻。所以當時雙方對武昌的爭奪戰，至為激烈。是年九月，

湘軍水陸反攻武昌，一由中路出武昌的南面駐營新堤，一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而以另支陸軍駐金口經本師以當西路，三路包圍武昌。上游守將皆急，天王復命翼王石達開西上督師。時敵帥曾國藩已入南昌統前陷入內湖的水師，九江仍留陸軍圍攻。達開到武昌看了當時情勢，以為與敵戰於武昌，不若先撤所必救。湖南為敵根本，江西又是湖南的屏藩，若得江西，則敵根本動搖，武昌、九江的圍困自解，於是乃定進攻江西的計策。十月由湖北通城入攻江西，時江西七府一州五十多縣，都望風歸附，惟南昌、廣信、饒州、南安等五郡未下。國藩困守南昌，如在囊中，果先撤九江之圍以自救，旋復命撤助攻武昌軍回援，於是盛極一時的湘軍，到這時候完全處在被動的地位，太平軍便以主動的地位把敵人控制着。

當時，長江千里，上自武漢，下至天京，都歸太平天國版圖。新下州縣，人民爭獻糧冊，輸錢米，聞風歸附；清軍所到，則罷市以拒，人心大定。太平軍三年西征的結果，到了這時候，已經造成了一個東南大局澄清在望的局面。

第五章 內訌

一 內訌的經過



上游軍事局勢大定的時候，下游天京外圍也奏了大捷，把敵人的江南大營傾覆了。最初太平軍沿江東下，清欽差大臣向榮從武昌尾追至天京，駐軍寧陵，叫做江南大營，老帥數年，未有尺寸功，而太平軍也未遑跟他決戰。到了這時候，才調集各路軍來傾覆他。五月，各路軍都集天京，由東王楊秀清指揮，十三日，分軍三路進攻清營：第一路由東王楊秀清自任，出通濟門攻七瓮橋清營；第二路由翼王石達開督率官丞相張遂謀、夏官又副丞相曾錦謙，自溧水大小水關攻仙鶴門、紫金山清營；第三路由燕王秦日綱督率官丞相涂鎮興、夏官副丞相陳仕章、十八指揮陳玉成、二十指揮

李秀成等，自蕪化門翻山而下，攻清西安將軍福興、副都統德崇額所湖馬隊營盤，三路疊發，連破涼營寨二十多個，然後會合遠破孝陵衛敵中軍大營，清軍大潰，退至丹陽，遂覆江南大營，於是天京解圍，而內訌大變便跟着勝利的凱歌上演了。

內訌禍首爲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太平天國名義以天王爲君，而實則軍、政、教三大權都集於秀清。在全國起義前秀清已經用謊言偽造上帝降託己身，取得宗教上無上的優越的地位以挾制天王，早種下內訌的根苗。到永安建國時，主帥又從天王手裏奪至秀清、天三封五王詔，明詔西、南、北、翼四王都受東王節制，於是秀清又取得了軍事的大權。自是以後，天王惟深居宮中，全國軍、政、教大權都歸秀清掌握。秀清以他恩待天王，但天王却不是一個甘做傀儡的人物，他又有些躁如雷的個性，君臣間早存殺機。而昌輝權僅次於秀清，秀清却常侮辱他，這人也是一個和秀清相似的善詐的人。他陽下秀清，而陰欲奪其權，楊、韋之間又早種下相殺的禍根。在秀清方面，自恃功高，早有自立意，而在天王與昌輝方面，則早有殺他的心。大家祇圖爲天京有圍師

未幾。到了攻覆江南大營，秀清先逼天王封他爲萬歲。時昌輝在江西督師，天王乃假裝歡喜，答應秀清的要求，而召昌輝歸來殺他。昌輝久恨秀清，得了天王詔，馳歸天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率兵圍重王府，誅殺秀清。時爲太平天國六年（清咸豐六年，西曆一八五六年）七月廿七日的深夜。

秀清雖有建國的大功，而專橫霸道，自無天王，昌輝奉天王詔殺了他，明正典刑，朝內軍中原本沒有什麼異議。而昌輝濫作福禍，把秀清統下的親族統屬數千人，再用毒術，把他們一網都殺盡了。天朝變爲地獄，天京成了屠場，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時翼王石達開在湖北洪山督軍，聞變急回京，欲止殺，已來不及了。達開以至被殺資昌輝臨殺無辜，昌輝大怒，欲併殺達開，達開連夜縫織出走安慶。昌輝又把達開全家都殺了。十月達開從安慶起兵靖難。京討韋昌輝。時清軍圍甯國府急，達開乃先移師救甯國。而昌輝在朝，濫殺朝中文武，人人憤恨，合朝同心，將他殺了，人心始定。天王時昌輝首解送甯國，迎達開回京，達開奉詔入京，天國軍民歡騰，合朝同舉他。秀清故事總理啟

務，天王不悅，信任他的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使掣肘達開。達開被逼懼禍，明年五月，遂出走安慶。自此達開另樹一幟，太平天國的實力分散了，達開所轄崎嶇茶壠、浙、閩、湘、桂、滇、黔、川數省間，也祇形成一種流竄的現象，歸給敵人撲滅。

這件事教人悲痛的內訌大事變，它的結果的嚴重是難以形容的。在軍事方面，上游力守的有關係生存的重鎮武昌失守了，因為武昌守將正是北王韋昌輝的兄弟國宗韋俊。這人原是太平軍中的一員驍將。內訌既起，達開移洪山軍東下靖難，城外失了援軍，城中糧食又盡，而昌輝被殺的消息復傳到城中，韋俊也無心死守。到了這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武昌便失守了。此後太平天国便無力再圖恢復，於是湘軍便得據武昌為根據，以建瓴之勢取九江，下安慶，以覆天京。至於天京之東的敵軍，本來已經潰退丹陽了，及至石達開被逼出走後，又連陷溧水、句容，再進抵天京外，重建江南大營以圍天京。在政治方面則朝政不綱，因為自達開出走後，朝政歸天王寵臣蒙得根總理，這人是個庸材，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又來參預政事，所以朝綱紊亂，賄賂公行。在天王的心理

方面，則自經內訌之後，他不再信任臣下，專任同姓親戚。我們知道，天王本是有知人之明的，他能識拔楊、蕭、韋、石於山鄉僻壤之中，並且能夠信任他們，所以得肇建了前半期的大業。及經內訌，他受了大刺激，心理起了大轉變，他從此不再信任他人，專信用自己的兄弟親戚，雖忠如忠王李秀成，也還去猜忌他，牽掣他，使不得行其志以迄於亡，所以忠王說：「主上信任不專，因、北、翼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重，那時各有歡意」。到了人心解體，便離覆亡不遠了。上述三種情形，有一卽可以召滅亡，三者並至，覆滅之禍，更無倖免之理。而一個奄有半壁河山的太平天國，便這樣毀滅在自己的手中。

二 內訌後支持殘局的環境與人物

內訌經過之後，太平天國已有必亡之理，但是爲什麼它還能再延長下去至八年之久呢？這是因爲有支持這個殘局的環境與人物在。

支持太平天國政局的環境是天災。自太平天國六年以後三年間，長江一帶連年天災流行，年荒糧盡，飢民載道，他們都成千成萬的加入太平軍。爲了這些饑民的加入，太平天國得到了雄厚的兵源，所以晚期太平天國的軍隊，往往號數十萬，人數之多，遠過於前期，就靠了他們的聲勢，把這行將傾覆的殘局支持着。

但是，如果祇有天災流行的環境以製造出雄厚的兵源，而沒有天才的將領指揮他們，也仍然是一些烏合之衆。在那個時候，太平天國前期的女將如燕王賴朝綱、發王胡以晫、天官正丞相羅大綱這些人都在內訌前後期間死了，翼王又被逼他去。當時朝綱軍中都沒有傑出的將才，於是天王乃在一班落起的將領中物色人才，他選拔出兩個英雄：一個是英勇善戰的十八指揮陳玉成，一個是仁智兼備的二十指揮李秀成。這兩人說來真是巧得很，他們都是廣西潯縣長恭里新旺村人，他們正是一雙生同里長同游的好朋友，他們都有古名將風，後來玉成封爲英王，秀成封爲忠王，那些給連年天災造成的加入太平軍的廣大饑民，便在這們兩人指揮之下去做戰的，他們兩人是支持晚期太平天國的

天災不斷的製造災民，災民風起雲湧的加入太平軍，到了太平天國八年（清咸豐八年，西曆一八五八年），陳玉成、李秀成這兩位英雄便利用這班新附的羣衆，造成了兩次會戰的大勝利。

第一次戰役是這一年的八月攻破江北大營之役。起初，太平軍攻下南京時，清廷命欽差大臣琦善等帶滿、蒙馬隊趕至江北防太平軍北進，初駐揚州，稱爲江北大營，與天京東的向榮江南大營遙遙對峙。他們在江北駐軍數年，太平軍也不會和他們決戰。到了這時候，他們佔領了江浦、浦口，與江南大營合圍天京。時清江北大營主帥爲德興阿，玉成、秀成兩人乃在安徽樞密會議，定計先破江北大營以解天京之圍。七月十五日，玉成克廬州府。八月初九日，玉成復進攻浦口，克東葛、西葛，與清欽差大臣德興阿相持。十八日，秀成破德興阿等馬隊於安徽滁州烏衣。次日，進至小店，敗自江南來援的清總兵馮子材，遂直下浦口，與玉成軍前後夾擊，大破德興阿軍，斬副都統爲衛恭毅

台裴書保、總兵雲興、副將陳昇等，德興阿潰走揚州，江北大營破。於是江北敵營盡都下，天京與江北的交通恢復。

在這一役後，接着就是三河之役的大勝利。這是太平天國戰史裏面的一個有名的戰役。敵軍主將是湘軍名將李續賓，他所統率的軍隊是湘軍最精銳的陸軍。先是湘軍從岳武昌，他們遂乘勝水陸下攻九江。他們圍攻九江一年多，到了這一年的四月攻陷九江。

太平天國名將貞天侯、林啓容，在這裏前後鎮守五年，敵人兩次進攻，大小數百戰，堅忍不屈，屢挫大敵，到了他把最後的一點力量都竭盡了，才悲壯的盡了他的職守與城俱亡。湘軍既得九江，續賓遂移得勝的軍隊進攻安徽，八月十四日攻陷太湖，十九日攻陷潛山，廿三日攻陷石牌，九月五日攻陷桐城，七日他路軍攻安慶，而續賓則督所部直攻廬州。是月十六日，攻陷舒城，進向三河。三河是舒城廬州間的一個市鎮，地處水陸孔道，實扼廣州的衝要。太平天國在這裏築了一座城，建營壘九座，憑河設險，以爲廬州的屏蔽，並屯聚米糧軍火以接濟廬州與天京。所以清軍欲進攻廬州，便先進攻三河。三

河守備趙陳玉成的部將吳定規，續賓軍至，定規一日五文向玉成告急。時玉成、秀成已攻破江北大營，方略取江北州縣，玉成下六合，秀成下揚州，聞訊，玉成急自六合率軍晝夜兼程來援，秀成亦率軍踵發，爲玉成後援。十月六日，玉成經巢縣直趨白石山、金牛鎮；包抄三河後方，以斷李續賓退路，並命廬州守將吳汝孝自廬州隔斷舒城敵援，使敵軍陷於包圍中。明日黎明，敵軍來攻，大戰於金牛鎮，時天大霧，咫尺莫辨，玉成自督大隊由左路包抄，乘霧自後殺出，先破敵軍右路，繼破其中右兩路，斬敵將士過半，敵潰不成軍，時秀成軍已壓白石山，聞金牛鎮大戰，急引所部馳往助戰，吳定規也自三河城內衝出，三路會合，圍敵數重，環繞攻撲，直追至敵壘，先破其七營，繼復挖斷河堤，以斷敵出路，戰至三更，續賓戰死，遂盡殲其軍。舒城、桐城都克復，安慶敵圍節亦自退。

這兩次戰役，都是有關全局的戰役，攻破江北大營之役，恢復了天京北岸的交通，使江北的物資可以源源的接濟天京，故敵江南大營雖再困天京，而天京仍屹然不動。三

河之役，殲滅湘軍六千人，湘軍遂說盡喪，他們發源地的湘鄉，幾於「處處招魂」，家家「怨別」，雖經他們的主帥曾國藩多方撫慰，但已不能再回復從前的鋒銳。湘軍的攻勢，遂受了一個大挫折。於是爲了這兩次戰役的大勝利，又使太平天國高紅後的殘局得以支持六年之久。

第六章 晚期戰略的錯誤

一 杭州奇襲與攻破江南大營



三河之役後一年多，太平軍各方面戰事均有發生，但最重大的戰役，到了太平天國二年（清咸豐十年，西曆一八六〇年）正月，敵將張國樞破江南大營，大舉來攻浦口，沿江諸壘都爲所陷，九江洲頭亦去，接着天京濱江上下游各壘又失，敵人遂以長濟圍困天京。

時忠王李秀成以留解京圍，駐軍於蕪湖，乃傳檄諸將來會。秀成以敵軍江南之營，前源出於杭州、蘇州、江西、福建、廣德等處，若輕兵從間道襲搗杭州，敵糧餉源斷絕，必分兵去救，我俾敵分兵，還軍急襲，則敵營可破，而天京圍可解。諸將都從命。是年

正月初二日，秀成自率輕騎從蕪湖出發，初七日破敵涇縣防軍，初十日克旌德，十六日克廣德州，遂從廣德入浙江，由安吉、四安經武康日夜疾趨杭州。三十一日，前鋒抵杭州西北的良渚，次日進攻杭州。二月初九日，秀成自清波門轟塌城垣，以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鋒登城，敵軍盡潰，遂克杭州，惟清杭州將軍瑞昌、副都統袁存力守滿城未下。當秀成軍疾趨入浙的時候，清江南大營欽差大臣和春果立遣總兵張玉良及浙江提督鄭魁士分領自南京、宜興援浙江。十三日，張玉良率江南軍到杭州武林門，秀成見敵軍計，次日，徧樹旗幟，用作疑兵，乃引軍退。玉良懼秀成軍威，經一日一夜不敢入城，故秀成得安全退出，遂由餘杭經臨安，循天目山，出孝豐，急走廣德。廿五日張玉良率玉良軍掠杭州財物，未即跟追。而廣德到天京祇有二百多里，杭州到天京八九百里，勢難曲，千里有餘，是以張玉良回救江南大營已經來不及了。

秀成既歸廣德，於廿九日攻克建平。輔王楊輔清、侍王李世賢、右軍主將劉官芳、隆天福賴文鴻、受天福吉隆賢等都率軍來會，乃分攻高淳、東壩、溧陽、溧水、句容、

秣陵時，所到郡攻下。先是江南大營新舊軍數萬人，月支餉百萬兩，都取給於蘇、浙。及太平軍入浙，浙江自顧不遑，扣餉不發，和春傳諭將士，自後凡四十五日發一月餉。是時清軍以天京合圍，大力漸成，驛供甜糖，月支是餉，尚不敷用，驟聞減餉，都無鬥志。兵士私布傳單，軍心搆貳，而精兵已分援杭州，大營又復空虛。三月十八日，秀成從旬容率軍至，進攻江南大營，直逼淳化鎮，猛攻長圍。次日，大敗江南提督張國樞，攻破淳化鎮。二十日，輔王楊輔清由淝陵關進向雨花臺，右軍主將劉官芳遁高橋門，王陳玉英亦由西梁山渡江自江寧鎮東趨頭關、板橋、善橋。廿三日，太平軍五路並進，天京城亦出隊夾攻，廿六日，遂攻破敵長圍，江南大營火起，清軍大潰。清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江甯將軍和春、幫辦江南軍務江南提督張國樞退走鎮江，江南大營再為太平軍攻獲，天京大解圍。

自經這一役後，滿清長江南北腐敗了的綠營軍隊便潰敗不能成軍，清廷始不得不以征討太平天國的責任專付託於那會國語繙練的新興的湘軍，而湘軍到此委任統專，而後

事權歸一，不久，太平天国遂爲所平。故這次太平軍再覆江南大營，雖說是他純軍事的成功，而實則不過是促成清廷一意信任湘軍罷了。

二 蘇浙用兵

我們綜觀太平天国晚期戰事的全局，他的戰略有一個重大的錯誤，就是蘇浙用兵。太平天国建都天京，應守在上游。那時候，武昌已失，九江又陷，祇剩安慶一關，安慶的得失，乃太平天国最後的一個生死關頭。所以當時太平天國的戰略，祇有保衛安慶力爭上游一着。此外各戰場的得失，却與全局沒有多大的關係。忠王李秀成的攻杭州以救天京，天京乃太平天国的根本，他以攻救守，用兵浙江原是不出此的。但到了敵江南大營已傾覆，天京已大解圍，太平天国的整個兵力，便應該完全用於保衛安慶之戰，乃計不出此，却移得勝的軍隊用兵於下游，進攻蘇、浙，上游的戰局，祇交英王陳玉成獨力去支持。後來下游雖然着着勝利，而上游安慶一失，天京便無法堅守了。這是太平

天國晚期戰略根本的錯誤。

蘇、浙用兵是在天京大解圍之後，刻進行的。天京於三月廿七日解圍，息兵三日，天王卽下嚴詔，限忠王李秀成於三月廿九日取蘇、常。四月初八日，秀成進抵丹陽，次日，大破清軍，清幫辦江南提督張之洞敗死河中，清欽差大臣和春奔常州。時清兩江總督何桂清以籌餉事駐常州，他素信張爲前衛，及是惶遽無措，率親兵五百走蘇州，軍民都走散。秀成以四月十六日入蘇州。和春退至濟墅關傷發死。而清將張玉良軍自杭州回援，力扼高橋，太平軍三戰不能取勝，秀成乃自督親兵由惠泉山下歷高橋，玉良軍潰，退守蘇州，清軍潰兵沿途搶劫，人心大忿。廿二日，秀成大軍至蘇州圍門，城外居民都貼「同心殺盡張、和賊」字條，擔米糧以迎。城中大亂，潰兵復爲內應，明日遂克蘇州。以次撫定元和、吳縣、長洲等處。

秀成既定蘇州，復攻取浙江嘉興府，以爲攻浙的根本。適湖北、江西都統所在圍堵爭上書請起兵附義，秀成乃先往贛、鄂招撫，而命侍王李世賢先入浙略取旁郡。太平天

國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西歷一八六二年）夏，秀成招新軍東歸，得衆五萬，八月十五日，從江西鉛山入浙江常山。時侍王李世賢方大破清浙江軍於嚴州府，乃分軍令世賢略取浙江屬郡，剪其羽翼，於是嚴、溫、台、甯波、金華都下，秀成則直趨杭州，命部將陸順興取紹興，接着其旁近州縣都降。九月初十日，秀成克餘杭，十六日遂進圍杭州。清將張玉良統援軍至，敗死。至十一月中，杭州城內食盡，守卒紛紛下城降，秀成軍從鳳山、候潮、望江、清波四門入城。廿二日攻破滿城，遂克杭州。

三 安慶的失守與敵軍的三方進攻

在忠王李秀成攻克杭州之前的四個月，上游重鎮的安慶失陷了。因爲安慶的失守，下游雖奏着重重的勝利，奄有蘇、浙，終掙救不了上游屏藩的喪失，那不過好似頭沾反照，祇是一剎那間的輝煌而已。

先是太平軍自三河大勝後，留軍撤退安慶固師，英王陳玉成與敵連年相持於甯松、

太湖之聞，安慶圍師者數年。至太平天國十年（清咸豐十年，西曆一八六〇年）正月，玉成奉詔回師東援天京，放棄太湖東下，敵軍遂乘機攻安慶。三月初八日，湘軍主帥曾國藩以其弟益昌圍碇營兵進攻安慶集賢關，旋進營安慶城下。當是時，下游太平軍亦傾覆江南大營，磨捲蘇、常，清廷大震，視兩江總督蘇桂清職，以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並屢下嚴諭促國藩自統湘軍兼程東下，以保東南大局，旋實授國藩兩江總督，並授爲欽差大臣督辦江西軍務，清廷催促愈急，險者或說宜直搗天京，或說宜進規蘇、常，或說宜分緩杭、湖，國藩一無所動，他上疏清廷力論，以爲「蘇、常未失，卽宜從速赴蘇保皖善之區」等語。常既失，則須速籌各縣全局，擇下手之要著，求立脚之根本。至太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豐二年，金陵被陷，向和春等皆督軍由東面進攻，原欲奪蘇、浙，因時價宜，而屢進屢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轉失蘇、常，非兵力之尙單，實形勢之未得也。今東南決裂，賊鋒益銳，欲復蘇、常，南軍須從浙江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復金陵，北岸則須先克安慶、和

州，南岸則須先克池州、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若仍從東路入手，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覆轍，終無了期。臣所部萬餘人，已進薄安慶城，深溝固壘，挖濬長濠，若一撤動，則多隆阿攻桐城之軍亦須撤回，卽英山、霍山防兵均須酌退，各路皆退，則軍氣餒而賊氣盛，不但鄂邊難以自保，卽北路袁甲三、翁同龢各軍亦覺孤立無援，是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卽爲克復金陵之張本，此臣反覆籌思安慶城圍不可遽撤之實情也」。他寫給他的兒子紀澤的家書也說：「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遑與之爭得失」。敵軍主帥曾國藩這樣能看得準，拿得定，決以全力來攻安慶，而太平天国却步驟錯亂，自己分散了力量，用兵於蘇、浙，不以全力來保衛安慶，雙方全局的勝負，只爲了這一着之差！

這一年的冬天，安慶遂爲敵合圍。太平天国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西曆一八六一）春夏間，英王陳玉成屢率所部來救，天王復命于王洪仁玕、輔王楊輔清、章王林紹章、定南主將黃文金等來援，都爲敵所拒不得進，至七月廿六日，遂爲敵所陷，守將葉

甚衆，吳定彩以下一萬六千多人都戰死，惟守將張朝爵乘小舟得脫。於是太平天國上蘇重鎮盡失，湘軍乃取建瓴之勢，以安慶爲根本，進圖天京，窺蘇、浙。

先是太平軍於定蘇州後，曾大舉攻上海，旋以他路軍事緊急引去。及下杭州，蘇、浙大定，乃定於來春進攻上海，滬上人心大震。時英、法兩國已與清廷換定天津條約，以太平天國戰爭影響其通商，故一變其從前的中立態度，而與清軍聯合，設會防局，訓練常勝軍，以敵太平軍。但是此時上海外人的勢力究竟薄弱，太平軍勢大，上海仍岌岌可危。上海官紳見勢急，乃派代表往安慶謁會國藩，涕泣乞援，並自備餉銀，僱外國輪船入長江以濟師。當是時，安慶布置已定，國藩乃定三方進兵之策；以會國荃軍從沿江進兵，以攻天京；以左宗棠軍專任浙江軍事，以圖浙江。以李鴻章軍隨乞師代表，乘外國輪船，衝太平軍沿江營壘而過，直趨上海，以援松、滬，並爲平蘇的張本。而國藩自駐安慶爲大後方，做三方策應。

李鴻章軍以太平天國十二年（清同治元年，西曆一八六二年）二月底到上海。他所

統的軍隊都是兩淮人，所以叫做淮軍。在淮軍搖盪的時候，太平軍已和上海海防軍逐次接觸了。五月，淮軍敗來攻的太平軍於虹橋，是年秋，再連敗於北新涇。兩江口口處處。

自此太平軍不再進攻上海，而李鴻章便得以上海為根據，從容布置以反攻蘇、常。在浙江方面，是年五月，左宗棠軍大破侍王李世賢於衢州，於是嚴州、湯溪、武義、永康、

東陽、義烏都相繼為所陷。同時，沿江方面，曾國荃連破裕溪口、西梁山、金柱關、東梁山、蕪湖、大勝關、秣陵關諸要隘，遂進圍天京。天王詔忠王李秀成入衛天京。秀成

聞命，在蘇大會諸路軍，九月，秀成以輔王楊輔清等軍攻甯國，以護王陳坤書等軍由太平府攻金柱關，而自率十三王，號稱六十萬，專攻湘軍營，東自方山，西至板橋，旗

幟如林，層層排列。湘軍死守營壘，太平軍連攻四十多天未下，因天寒軍士未帶冬衣，同時軍中又缺糧，竟撤圍去。時湘軍方面議者以國荃雖已卻敵，而孤軍踞危地，實為失

策，多主張撤兵。國藩乃親往按視沿江情形以決進止。太平天國十三年（清同治二年，舊曆一八六三年）春國藩自安慶出巡，歷池州、蕪湖、東西梁山、金柱關，登大勝關，

入國整軍營，沿途察看軍情形勢，他回到安慶上奏清廷論道：「粵匪初起，粗可條理，頗能禁止奸淫，以安襄脅之衆；聽民耕種，以安信據之縣。民間耕穫，自贖各分其半。故取江南數郡之糧，運出金柱關；取江北數郡之糧，運出裕溪口，並輸金陵、宿等縣合圍城外，而賊匪仍擅長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今則圍賊至，痛懷離心，男婦逃避，糧火斷絕，耕者不顧獲之收，相率屠業，賊行所及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實處必窮之道，豈容能久之理。而東南要隘，如安慶、蕪湖、廬州、甯國、東西梁山、金柱關、裕溪口、繁昌之金華、紹興，此皆山川衝脈必爭之地；但求此數處不再失守，終足以制該逆之死命。昔年粵賊熾至，築壘如城，掘濠如川，堅深無匹，近亦日就草率。而官軍修壘濬濠，令甯遠隸於昔，賊中羣酋，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敢不相救。而官軍仰承詔誥，三江、兩湖水陸各營，頗能和衷共濟，呼應靈通」。以爲敵有必滅之理，我有必勝之勢，遂體選兵之議。湘軍圍攻元京之勢既穩固不移，太平軍從無他再沒有反攻的機會，唯有

往來奔命拚死力來保守天京一隅，以作困獸之鬥。後半期雙方的戰事到此已成定局。

第七章 天王的殉國與太平天國的覆亡

一 天王晚政的昏亂

書敘述太平天國的歷史快要結束，天王的一生也快要收場。我們如果站在歷史的觀點上去看，而不以成敗論人，則天王以匹夫起義，肇建大業，他知人之明，識度之宏，方之漢高帝、明太祖實無軒輊。若論他建國理想的高遠，悲天憫人的宏願，他竟想因耶穌教，沿周禮，旋轉乾坤，以開創地上天國、太平世界，且遠不是漢高、明太所得而企及。雖然他的革命事業爲了與當時的客觀的環境格格不相入，終不免見覆於士大夫社會，但他却不愧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英豪人物。然而，出了常情之外，**這個英豪人物，他晚政的昏亂，却又是一件掩不了的事實。**

天王廢期的偏政，第一是他自經內訌之變受了大刺激後，專信同族親戚，他最喜用的，是幼前王族有利。這人是他的外甥。第二重用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瑞，門屬鍾姓、黃姓輩輩。這班人都是無才無德的人，祇因為天王以為他們是自立天國要的人，總可信得過。所以專信他們。那知道這班人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自從他們執政，未嘗有一善政，但知貪賄妬忌，先壓倒翼王於前，復壓倒忠王於後，天朝才舉，從此去了。這是天王的第一个大亂政。

天王第二个大亂政，是不問政事，一味只知靠天。本來太平天國的興起原是靠上帝教團結羣衆的力量，但天王迷信過深，竟說天父、天兄自能補助，可以坐致太平。而仁發、仁瑞等不思開導，反多附和，天王遂愈認真天是真機，真力，其他一律不問。後來人心也亂了，糧食也盡了，還是只講天話，全靠天心，不思挽救，直到殉國，當這可謂極篤，和國極壞亡，都由於此。這是天王的第二个大亂政。

天王第三个大亂政是濫封諸王。初，太平天國祇封東、西、南、北、福五王，嗣封

秦日稱爲義王，舒斌號爲豫王，合爲七王。這七人，都是當初與天王同謀起義的人，故特封以王位。到楊、韋內訌後，天王鑑於異姓封王的禍患，不欲再封王。因於侯爵上加義、安、福、燕、豫五爵共爲六等封爵，以待有功，其用意本來是很好的。故當時功高如陳玉成，祇封成天侯，李秀成祇封合天侯，其他重名器，還和初期無異。太平天國九年（清咸豐九年，西曆一八五九年）天王族弟仁玕聞勦抵天京，天王喜出望外，未及一月，封爲干王。這是內訌後封王之始。時仁玕以親貴新來樂功，驟膺王爵，功臣不服，心中都忿忿不平。天王見情勢不同，自知愧對功臣，乃先封陳玉成爲英王，繼封李秀成爲忠王。自封英、忠兩王後，天王乃廣封功臣，於是日封日多，爵賞始亂。到後來凡是由廣東跟出來的舊人，本家親戚，以及指使舊的人都封王，甚至不同何人，若結贖司任保宮的松關上奏天王的亦得封王，據昭王黃文英說，天王所封諸王共二千七百多人。而軍中百戰功勞的功臣反多不得封。忠王李秀成論其弊說：「無功偷閒之人，各有封王，外帶兵之將，日夜勦勞之人，觀之不忿，力少從戎，人心不服，戰守各不爭雄，有才能

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國之棟樑」。天王也自知其失策，故晚年所封的王俱作爲列王，以藉別於有名號的王爵。後來列王也封得多了，既如箭出難收，又病其濫，於是天王對所封的列王，在其王字上又加三點來做分別。人心益不服，多作他圖。賞濫則窮，遂致人心解體。這是天王的第三大亂政。

天王因爲不肯信任人，所以他格外迷信天命；因爲他迷信天命，所以愈不肯任人；但他雖不肯信人，而却不能不要別人幫助他、擁護他，所以他便致爵賞濫施以餌人。這三個大亂政，是互爲因果的。既有了這三種大亂政，於是種種亂政都從此相環而起。當湘軍初圍天京的時候，忠王李秀成上積糧的政策，天王責他說：「爾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統」，不納其策，而京中朝官聽秀成的話買糧回京的，又給洪姓重重勒索，所以都不肯買糧回京，遂種下後來天京糧盡城陷的禍根。當太平軍扼守蘇州時，有個會給滿清方面統常勝軍後來轉到太平軍方面來的美國人白齊文(Burke)，他看出當時太平軍死守蘇、浙自陷危亡的情形，因勸秀成盡棄蘇、浙，斬伐兩省桑茶，焚

燬廬舍，然後併合全軍，轉戰直趨北方，用秦、晉、齊、豫上游中原的形勢以控東南，其地爲西洋兵方所不能至，乃可以得志。秀成納其計，及蘇州失陷，他乃輕騎趕回京，惶遽入朝。天王說：「事急了，此城不能再守。現在內糧既罄，外援不來，敵軍作怪，不如棄城他圖。」天王大怒，秀成復奏說：「我所恃以守天京的，在城外各隘道。現在失了雨花臺，南門的道路絕；失了江東橋，西門的道路絕；失了七岔橋，東門的道路絕。敵軍結營城外，作長濠，又在下關嚴屯重兵，制我出入，糧道已斷，人心不固。京中朝官大半都是文弱衰老，居民又多婦孺，倉卒有變，安能驅以臨陣？若不依臣奏，滅絕定了！」天王聞奏愈怒，嚴責秀成說：「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爾欲出外，欲在京，都聽任你。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的天兵多過於水，還懼怕會妖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爾相干，王次兄勇王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的，合朝誅他！」這一個在當時千鈞一髮的危機裏面，算是唯一的救亡好戰略，天王終歸不接納，秀成祇

好在天京陪着天王，眼看國破家亡！那時候，天京已絕糧，全城無食，餓死的很多，秀成奏請天王降旨籌謀辦法以安衆心。天王降詔說：「合城俱吃甜露，可以養生」。甜露就是地上叢生的野草。朝臣都說這種東西吃不得。天王說：「取來做好，朕來先吃」。天王果然吃這些東西充飢，他在宮中把自己做成的草團送出來，作為模樣，降詔要全京依行以作糧食，後來城中鬧的飢餓越加厲害，秀成又奏請天王放難民出城以救他們生命，天王不從。嚴資考成說：「爾不願國體，敢放朕弟妹外游，各遊朕旨，多備甜露，可食飽長生，不由爾奏！」諸如此類的昏亂，祇有亡國大君才如此，不圖却出於開創新朝的天王，太平天國欲不覆亡，又那裏可得！

二 天王的殉國與太平天國的覆亡

自太平天國二年（清同治元年，西曆一八六二年）敵軍三方進攻後，太平天國的陣線便漸漸的縮小於江南。同時，在江北方面的英王陳玉成自援安慶失敗後，退守廬州，

到了這一年四月，蕪湖失守，遷至盛州，爲陳炳甫所誘，誘送清營被害死。在江西方面的韓王石達開，也在太平、國曆三年（清同治二年，西曆一八六三年）五月，敗死於四州。太平天國這幫亂黨頭的名王死了，他們的動搖也最爲解決，祇剩忠王李秀成一軍在江南支持着最後的殘局。

當是時，太平天國雖以忠王李秀成爲軍事的首腦，而手握兵權的諸王，名位相埒，各爭雄長，不相統屬，多不聽命於輔王。且江、浙連年大戰，民間逃亡，田畝拋荒，諸軍都無所恃食，人心離散，一部分軍閥、三江的羣衆多獻城納械，紛紛降敵，有的不顧降敵的，也向敵一與李秀成死江，而不加戰死江西」的口號，衝到江西去。

太平天國於三年十月，在蘇州被清軍攻陷。太平天國十四年（清同治三年，西曆一八六四年）二月，蘇州又爲清軍所陷。四月，杭州爲左宗棠攻陷。於是蘇、浙郡縣均次第解圍，而天京方面敵軍合圍甚嚴，且同時急。時天京城中糧久乏，軍民以百草爲食，人心散亂，天王洪大勢已去，焦憤成病，四月十九日崩。子天貴福嗣位，號爲幼天王，

人心愈亂。到了六月初六日，敵龍野子燒道後，炸塌太平門城頭，敵軍圍攻火甚高，口而入。時天京太平軍祇萬多人，能守城的不過三四千人，祇守了幾天，城就陷了。

先是當蘇、常失陷的時候，敗軍都聚蘇州與皖、浙邊會合，雖入蘇州，及至蘇州陷，城中餘衆擁幼天王衝出重圍，亦入江西，至湖州，于壬洪仁瑨、洪秀全、洪宣稱，糧乏軍單，不能守，決議放棄湖州，退往江西建昌、撫州等處，會合侍王李世賢。在海洋同往湖北，再會遠征陝西的扶王陳德才等大隊，以圖恢復。不幸這一年八月，行至江西廣昌的唐坊地方，爲敵追及，軍敗，幼天王被擒遇害死。這一顆恢復的計劃便成齏餅。那些從江西轉戰到閩、廣的餘衆，直到天京陷落後第二年的年底，纔在廣東嘉應州爲敵人撲滅。而那遠征陝西回師東援天京的扶王陳德才部，則於天京陷落後不久爲敵解決。於是天王手創的太平天國遂亡。

石達開

石達開，廣西貴縣奇石那幫村人，先世自廣東和平縣遷來，父名昌榮，母周氏。石氏世業農，家富有。達開生於清道光十一年二月初一日（西曆一八三一年三月十四日），壯貌偉岸，黑面高頤，美鬚髮，目有威棱，少讀書，有大志。當達開的幼年，滿清承乾、嘉中衰之後，朝野已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到了鴉片戰爭失敗，廣東撤防，募勇散入廣西，粵、潯、梧、肇、柳間亂萌漸起。清道光二十四年（西曆一八四四年）洪秀全偕馮雲山入廣西傳教，居貴縣慶豐鄉賜谷村。慶豐鄉與奇石爲近鄰，洪秀全居賜谷村久，聞達開英名，因與雲山去訪他，密談天下大勢，秀全激佩達開少年英雄，達開憤滿清禍我中華，傾服秀全革命宗旨，遂與秀全、雲山，及桂平楊秀清、韋昌輝，武宣蕭朝貴，平南胡以旣，同縣秦日綱等，潛謀革命。

到了清道光三十年（西曆一八五〇年）夏，太平軍發難於金田，遂開傾家蕩產，時年方二十，僅有餘資，結黨一匪。明年攻嘉永安州，秀全在此建立太平天國，自稱天王，以是年為太平天國元年（清咸豐元年，西曆一八五一年），於是論功行賞，封達開為翼王，賴朝貴為輔之義，與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深並為五王。

太平天國二年（清咸豐二年，西曆一八五二年）春，天王乘永安攻桂林不下，乃率師北出，趨湖南，攻岳陽。是年冬，從益陽出洞庭湖，破岳州，克武昌。太平天國三年（西曆一八五三年）春，遂從武昌水陸東下，入九江，下安慶，進克南京，天王之宮於此，號曰天京。初，太平軍北出湖南的時候，原以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深、東王楊秀清為四王，後因楊秀清功勞最著，乃以輔政專任藩國，自居洞

庭。是時，東王馮雲山總理天國大政，達開與北王韋昌深佐政，內修法訓，外治兵戎，

法立令行，民心感服。於是乃南路出師，一戰而後中原，一路西征上海。北伐軍於是年夏出安徽，經河清，入山西，季盧直抵京、津，九月，進入天津，北京震動。終因孤軍深入，餉運不通，後援不繼，不得不退守待援。但以後軍動輒牽制滿蒙軍隊數萬人，轉戰兩年之久，到太平天國五年（清咸豐五年，西曆一八五五年），才覆沒於直隸、山東境，北伐雖無功，而滿清軍力也疲敝極了。

西征軍與北伐軍同時出發，以舟師乘東北風大掠湖江西上，沿江復取安慶，從湖口入攻南昌，久不下，八月，太平軍改變作戰計劃，撤南昌圍，分軍爲二：一順流而下，回屯安慶以攻廬州；一逆湖而上，進攻武昌。是月達爾率旨出巡安慶。達開既至安慶，一面規畫軍事，一面施行天朝新政，安徽人民苦滿清虐政已久，達開則問民疾苦，革除殘暴，布展新猷。皖民如重見天日，民間歡聲載道，婦孺都頌爲王功德，達開愛民的賢名，遂播聞於遐邇。十一月，達開回天京覆命。十二月，太平軍克廬州，其進攻武漢的軍隊，九月，大敗清軍於田家鎮，直逼武昌，旋回師駐黃州。太平天國四年（清咸豐四

年，西曆一八五四年）正月，殲滅清湖廣總督吳文鎔全軍於塔城，陳斬文鎔，於是復進圍武昌，圍攻五月始下，這是再克武昌。

當太平軍復圍武昌的時候，並分軍進攻湖南，三月，遇清在籍侍郎曾國壽所練的湘軍水陸師於湘潭，大戰不利，潰退湖北。這是太平軍自起事以來第一次遇到的勁敵。而湘軍勢銳甚，已乘勝追逐出境。六月，太平軍發岳州，九月，棄武昌、漢陽，十月，復大敗於田家鎮。十一月，退守九江，湘軍水陸壓境。是時，太平軍前敵軍事節節失利，上游形勢，爲敵所握，敵人居高居遠領之勢，下壓九江，而兵敗如山倒，士無鬥志，軍心復搖搖欲動。時逢開復奉旨出鎮安慶，主持西征軍事，聞前敵敗訊，星夜督諸路軍來援，至湖口，敵軍水師已越九江上攻。遂聞率諸將登高遠窺敵情，見敵船制嚴整，做廣東水師船制，造熱蟹長龍大船居中以爲指揮座船，舳舻板輕舟居外以爲戰鬥船，而敵船砲火所至，無堅不摧，因爲他的砲械大半是購自西洋的。反觀己方水師，則僅用民船改造，無船制，砲則土鑄，火藥不能及遠，船窳砲拙，不是當敵一擊，諸將都相顧失色。

達開對諸將說：「長江決戰，水師爲主。敵水師精銳，我們不要與他爭鋒。但敵自出長沙，千里逐北，迭挫我師，陷我名城，未得稍休。我們知道，屢勝則驕，久戰則疲，驕則輕我，疲則易乘，驕與疲都是必敗之道，其勢雖銳，不足畏。我們當用計來破他。」於是自駐湖口，指揮諸軍，並分軍扼守小池口，與九江爲犄角，堅壁高壘，以老敵師，每夜潛師沿長江兩岸鳴鼓震天，密射火箭入敵船，江中則派小艇火毯四面拋擲，敵軍夜夜驚擾，惶惑不安，如是者相持經月，至十二月底，達開知敵已歸老力疲，求戰愈急，乃定計故撤湖口守兵，以誘敵水師陷入鄱陽湖內，湘軍水師百餘號輕便的舢板戰鬥船，二千餘精銳的水軍集中計，盡衝入湖內；達開俟敵深入，立督軍將湖口水卡堵塞，湘軍水師在內的不復得出，在九江的三營快鎗長龍笨重難行，不堪戰鬥。達開遂乘夜派小划放火襲攻，燒去敵船四五十號，湘軍水師敗退九江。太平天國五年（清咸豐五年，西曆一八五五年）正月初七日夜，達開復於三更時分乘月黑深漫，派小划三四十號往襲，先縱火燒敵船十餘號，繼率集團攻敵帥曾國藩座船，斬其管駕官劉成槐等，盡獲其文卷

册牘，幾擒國藩。國藩乘小舟逃入陸營，憤極，欲赴不死，都將勸止。所派水師紛紛進馳至武穴以上，水手亦多驚逃，有自始營至二湖的，於一盛極一時的湘軍水師，遂爲逆開所破。達開乃許諾軍使陳西追，二月克武昌，是爲三克武昌。這一役，達開在敗軍的時候，倉卒赴援，以劣帶兵力當各盛的敵人，乃竟能挽狂瀾於既倒，大破敵軍，轉變戰局，使敵一敗塗地，幾不可復振。這乃是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後第一場大勝利，達開的英名，愈震撼海內。

這一年九月，湘軍水陸反攻武昌，守將胡宗憲告急，天王命達開西上督師。時會國藩已入南昌，統率前陷入內湖的水師，九江仍留陸軍圍攻。達開至武昌，審度其情勢，諭諸將說：「敵所以苦攻我九江、武昌的緣故，是因爲要造成重圍的形勢，以個我天京之命。我欲保天京，必先固武漢，而後無西顧之憂，武漢的得失，關係敵我的存亡。現在敵圍我武昌，我與他決戰於武昌城下，不若攻取所必救。湖南是敵的根本，而江西又是湖南的驛驛。欲攻湖南，必先取江西。若得江西，則敵根本動搖，九江、武昌

的圍困，不戰自解了。而且江西東連閩、浙，西連湖南，北界燕、皖，南接廣東，實東南的要衝；得江西則東南各省都可聯成一氣，盡反的局面指顧可定了。乃飭章俊嚴守武昌，而自督援軍於十月由湖北運糧入攻江西，清將大軍所至，政治與軍事並重，沿途吊民投罪，與民更始，人心悅服。時江西官軍八，州縣城五十餘，都望風歸附。敵帥曾德滄困守南昌如在籠中，果先舉九江圍師以自救，接着又命撤助攻武昌東路的湘軍回援江西。在短短的幾個月裏面，江西全省漸漸歸途開雲擾，東南大局澄清在望了。

太平天國六年（清咸豐六年，西曆一八五六年）三月，達開奉旨回京攻江南大營，五月，清軍潰退揚州，還江南大營。達開奉旨之湖北督師。七月，天京內訌變作，北王韋昌輝誅東王楊秀清等，還將楊氏宗族殺戮數千人，達開在前敵聞變，急回京，欲止殺，已不及，他責備昌輝說：「我備以救世而為義，方勸兄弟同心，討滅妖逆，復我中華，現在不幸東孽驕橫，不得已而殺了他，他的統下有何罪過，何得盡戮他們，這豈不是自戕手足，給人家恥笑的事！倘敵人知道，乘我內亂，我們將怎樣打算呢？」昌輝大怒道：「你說什麼話！你也將黨東逆共圖報仇來殺我嗎？」便想圖害達開。達開乘夜趁

城，出走安慶。昌輝遣兵追他不及，盡殺他的家屬。達開既至安慶，湯兵靖難，師止甯國，上奏天王請誅昌輝，以正國法。而昌輝在京，濫作威福，已爲朝衆所誅，天王乃函其首詣甯國迎達開歸。十一月，達開回京，合朝歡騰，同舉輔政，並欽仰他的義氣，共上「義王」尊號，達開謙讓不肯受。而天王深加猜疑，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又遇事掣肘。達開嘆說：「忠而見疑，我雖盡忠求全，其如天王不見容何！現在不走，禍將存了」。潛行出京，沿途遍貼誥諭，表明心跡，將士都裹足隨他，達開揮淚止着他們，命各守原防不許動，惟輕騎避往安慶。這時候，正是太平天国七年（清咸豐七年，西曆一八五七年）五月初間。

達開既被逼避禍到安慶，仍不自安，時江西列郡守將多其部下，戰不利，八月，達開乃入江西督師，於是思自樹一幟。太平天国八年（清咸豐八年，西曆一八五八年）三月，達開從江西廣豐入浙江，克江山，進攻衢州，開化、遂昌、處州、雲和、宣平、壽昌等縣，相繼望風而下，清廷急命曾國藩督師赴援。七月，達開從浙江入福建浦城，崇

安，清廷復命全國海防提督。八月，遠征克魯武府，旋放棄邵武，分趨江西、閩南。十一月，攻克江西南安府，並佔領軍慶府。太平天國九年（清咸豐九年，西曆一八五九年）正月，遂開從南安府分兩路西攻湖南。二月，克桂陽州，旋克嘉禾、東安，分攻永州、祁陽、道州、新甯諸郡，進圍寶慶府。清湖南巡撫駱秉章集各營軍交禦。時遂開戰，略欲從湖南間道入川，取四川爲根據地，以圖大業。後與敵大戰於寶慶不利，七月，改道回廣西，攻桂林又不下，九月，撤桂林圍，攻克慶遠府，旋分攻賓州、南甯各州縣，於是遂休養士馬於廣西以觀變。

自遠國繼安慶以來，所至聲勢震盪，清廷撥餉、撥關、防蜀各役，輒以湘軍主帥曾國藩督軍抵禦他。但是，遂開遠廣克郡邑，縱橫數省，而始終未得一根據地以爲後方，用兵的時候，糧米須隨地徵發，子藥須千里轉運，將士有反顧的憂危，傷病無退養的地方，深犯兵法大忌，所以便致崎嶇於贛、閩、浙、湘、桂各省間者數年。

當是時，藍大順、李永和起事於四川，連下眉州、邛州、青神等城，通款於遂開。

達開以有機可乘，於是入用的不愈急。太平天國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西曆一八六一
年）達開遂督軍出廣西，繞湖南、貴州、雲南、龍巖至湖北來鳳，以窺四川邊境。明年
正月，達開從湖北利川進向四川，經石碛、落州，有衆二十多萬人，川中豪傑聞風來歸
者雲集，前軍攻克長甯，不能深入，乃復還順慶之交，碎突萬里，避實就虛，以窺川
境，仍未得志。

太平天國十三年（清同治二年，西曆一八六三年）春，達開復大舉三路攻川，以部將
李福猷率軍三萬由涪城下邛，以分取江安力，以馮裕麟率新軍萬餘由甯遠冒險深入，
以引散軍跟進北上，不暇關顧，而自備極其疏懈，使敵猝不及防。三月，達開委自雲南
昭通府。維時新軍已敗死，餘衆皆逃匿兩境，福猷亦失期，川中無事。達開軍息隔絕，
不知前敵敗訊，乃分渡金沙江，各營乘夜渡河以入昭通境。大渡河爲西南巨脈，太平
軍由越巂、冕當之亦兩路而來，於是兩路皆受其阻，沿河二百餘里，右渡口十三處，
若兩總土司境，都是險阻的隘，可北趨於彝、苗，由上海遠定橋及化林坪經過，入薄天

此後，雖相繼而進，然其勢已分。林德各軍，亦分路而進。時因西起行爲路美。謝軍謀士劉毅二四非不效也，繼而營務，費軍軍謀，偵知士司受是開常，將讓路，乃飛調重慶劉中。謝方友第一軍，以勸空處地至在江汎，以謝軍陰使馳能化林坤、覽斯繼以爲難援，撤謝林坤全軍，謝軍軍部士長守於林小前，而謝士司請承恩統兵截斷越馬大路，迫謝開便入江討，謝軍軍部，使不得進，並重賞承恩、王應元、夷兵士謝承，當在太平軍財物都賞給他們。謝軍軍部，謝軍開率四萬人已繞越馬、冕甯而進。來，軍行過如，由小徑而趨于謝元所轄地，打謝，其旁兩山壁立，隘口險仄，易進難退，前赴之謝河，左阻於林河。謝開因爲士司已受其幣，夷然信任他們，長驅入險。是日三日出，謝開至於林河，驅馬。時七月寇沒有敢軍，這謝愈請軍進後進渡，前隊已過河，謝軍，忽得令撤還南岸，他得謝將說：「我生平行軍謹慎，今天已晚，我軍祇已渡前隊過河，偵敵人猝然而來，這是敗道，不如到明天一齊過河」。到了第二天早晨，謝軍進探視，忽見大渡河及松林河陡漲數丈，遂開以爲山水暴發，一兩天便可退去，稍

得無妨。過了兩天水勢稍平，忽見敵軍已到北岸，用檣砲隔水轟擊，士卒有中傷死的。四月初八日，達開選拔精銳五千人衝到河邊，拚命搶渡。敵嚴扼對河，頻以槍砲轟擊。將筏上火藥引燃，同時炸裂，搶渡的將士，沒有一人得生還。達開知大河難渡，圖攻松林小河，冀由濶定橋直趨天全，爲土千戶王應元所拒，傷亡數千人。土司嶺承恩復帶夷兵由後路抄入，攻奪馬鞍山營，糧道爲所斷。於是達開勢日蹙，糧已漸竭，乃以箭縛書射投土千戶王應元，啗以重利，求讓路，應元不應。復以利誘土司嶺承恩，欲使緩攻，而承恩攻勢愈急。達開自知陷入絕地，誓衆死戰。廿一日，全軍都出分攻大渡河、松林河，每數十人乘一筏，人以搭牌蔽身，都披髮銜刃，挺矛植立，衆筏同時齊奮。敵軍隔岸轟擊，兼以水勢湍急，登筏的都隨驚濤飄沒，浮尸好似羣鷺蔽流而下。未登筏的也多中槍傷亡。達開無可奈何，伏處圍中，糧盡，殺馬而食，繼以桑葉充飢。廿七日，達開使部卒二百餘人，至河岸自築器械，口稱投誠，詐降以誘敵，而自率大隊由水路分攻，敵不爲動，將其船筏廿多隻都擊沉，於是清軍遂乘勢進攻，一路渡過松林小河，一路從

馬鞍山壓下，兩路齊撲紫打地，遂開五營後路焚燬，將士被燒死的數千人，山徑險仄，逃出的自相擠擁，敵兵兩面夾擊，槍砲如雨，夷兵復登山嶺競用木石滾擊，太平軍墜巖落水的又萬多人，遂開僅率餘衆七千人奔至考鴨漩，復爲夷兵所阻，輜重盡失，進退無路，翼王妃五人抱他的幼子投河，部將也有自溺的。遂開正想投河自盡，忽然轉念，若己自盡，則部衆必將爲敵所戮，何如以己爲犧牲，以救衆人。乃寫信給清將唐友耕，大略說：「予以救世佐天王起義，於今十四年矣，陟險阻，濟江湖，如履平地。現在不幸爲士司所賣，入絕地，是死亡我，非戰之罪也。夫子之本志，在救世濟民，今已矣，然終不願以予個人而累及衆人。予若自盡，知君必盡殺我部衆，是予以救世起而以害人終也。予雖臨危，何忍出此！今與君商：予願束身至君處，爲剛，爲礫，唯命是聽，但望君能宥予部衆，資遣回籍，則受君之惠多而予願足矣」。友耕想生得遂開，固信騙話，說答應他的請求。五月初四日，遂開命部衆繳械待遣散，而自帶五歲子定忠，宰輔會仕和、黃再忠、韋普成入清軍營。友耕遂派軍包圍遂開部，僅遣散新從的四千人，夜以火

間閃電一樣的迅捷而已。達開回天京輔政的時候，所部將士如林，天朝上下歡聲載道，圖政、人心悉歸達開，時英國、布列德門（Bulwer）稱他做南京的狄克推多，以權位這樣的煊赫，人心這樣的依附，到了天王一旦加以猜忌，乃能棄權位如履，避位他去，不蹈楊、韋覆轍，做出那種爭權奪利、自相殘殺的舉動，雖自困於山谷之間，以自覆其身，而終不反顧，其遇可悲，其志可哀，而其大節凜然，就是跟河嶽比美，日月爭光，也無愧色，又豈麥氏所謂俠義正直一語所能盡？至於達開臨危不苟，捨己以救衆人，則他的仁愛又可概見了。

● ● ●
● ● ●
● ● ●

1 1 1

李秀成

李秀成，廣西梧州府藤縣寧風鄉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人。父世高，母陸氏，弟明成。他的家庭，是一個貧寒的人家，父親種山幫工為活，度日困難。他八歲時跟舅父讀書，到十歲便回家幫父母尋食度日，他一生祇是受過短短兩年的啟蒙教育。

到了二十六七歲，天王已上廣西潯、梧、鬱一帶傳教，村村處處都知道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的。李秀成受了家裏多長苦難，所以他家也信從了上帝教。

太平天國元年（清咸豐元年，西曆一八五〇年）太平軍從平南經藤縣攻永安州，陸路兵經過秀成的家鄉，招集拜上帝會的人，秀成全家便加入軍中。

他自家鄉從征，隨軍到永安州，不久，出兩湖，下南京，他不過祇當一名士兵。到南京後，他才跟李官丞相胡以晄理事。那時東王有命，要在各衙門中舉出軍帥一

員帶領新軍。這時候，秀成給東王賞錢了，便由東王親保他做右四軍帥，把守太平門外的新營。不久，升爲後四監軍，守儀鳳門外高橋。又跟翼王上安慶安民。太平天國四年（清咸豐四年，西曆一八五四年），胡以晄攻克廬州府，調往鎮守安民。時秀成屢遷到二十指揮，他已經漸漸的露出頭角了。

太平天國六年（清咸豐六年，西曆一八五六年）天京內訌，東王二王相繼誅死，翼王被逼他去，而燕王也死難中，軍心渙散。天王乃拔秀成於衆將中，命與陳玉成共治軍事，守桐城。旋以招降捻首張樂行，獲得樹功，升地官副丞相。時清江南大營軍復振，來圍鎮江，分軍逼桐城，自廬州、三河、舒城、六安、廬江、繁縣、無爲等處，連營百多里。秀成兵單，戰不利，約玉成來援，大破清軍，桐城圍解。旋奉旨往救鎮江，拔出守軍。詔命回京，封合天侯，副掌率，提調兵符，佐理朝政，自是秀成職責愈重。

當是時，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用事，政以賄成，朝綱紊亂。秀成因上奏請定制度、嚴法令、肅朝綱、明賞罰、輕賦恤民、禮賢下士、罷黜王長次兄、起用翼王數

款，與上，倅元王會，重尊，朝臣力謀，始獲釋。

太平天國八年，清咸豐八年，西曆一八五六年夏，清江南十省與天京，東北兩已割圖，南門也深閉，時京外各路都爲敵所制，外無援師，秀成遂請出京謁兵解救，天王亦委成守，不許，乃於揚州設諸鼓，結羣臣，劉勳陳海，天王聽其忠，准其奏。於是北京，一晝夜思翻燕燕。時清軍勢蹙，四面皆兵，外國人心又亂，秀成初任大幕，驟忍於敵，談辭不動，他與堂弟侍天福李世賢謀，使世賢擋南岸，以北岸軍誣自任，乃募敢死士五千，分由蕪湖東，山渡江，會於含山。既至，清軍陷和州，秀成不得已，率所部散歸，僅清軍二十多營，復和州，乘勝取全椒、滁州、滁城，以兵單不能前進，清軍遂，議不和，秀成退守全椒。時京圍愈急，秀成欲分撥清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內人心，乃率海營陳坤雷、吳定彩、蕭招生、謝緒之、陸順龍督精壯五千由全椒下大劉村，撥取潘林，進兵浦浦。清江北十營欲乘大軍應難由浦口率馬步兵萬餘來迎戰，清督劉統帥軍營古都統勝保亦引馬軍四千至，兩軍合戰，清軍小却，次日復戰，

太平軍大敗，軍情急報，秀成督騎司全權，南入樞密，通文各鎮守將，擇日約會到樞陽會議。陸匪王誠等因戰歸，軍約訂至，秀成激涕誓師，訂約會戰，玉成兵由甯山過舒城，攻廬州，秀成自率師由全椒，帶兵滁洲，與玉成合。八月十八日至瓜埠，與清將恩德阿、德興軍戰，清軍大敗，因甘莊至瓜埠，清領兵曹子材率探軍至，秀全復擊敗之，乘勝追至浦口。陸玉成渡江，亦率軍至，乃約玉成攻清軍前，秀成抄其後，前後夾攻，一軍潰散，秀成復江北營，恢復天京與江北的交通。旋奉詔與玉成會圍揚三河，斬清軍大將李保寶，咸其全軍，湘軍潘鳳飛喪，安慶圍師亦聞風退却。

太平軍圍瓜埠（清咸豐九年，西曆一八五九年）正月，太平軍江浦守將蔣元以城陷，江浦、浦口都卒陷。秀成方駐軍甯山，聞變回救不及，遂入甯浦口，力抗天京北援。四日，當此時，太平軍諸將以秀成、玉成兩人功最高，天王先封族弟仁玕為千王，繼封玉成為英王，福不及秀成。時秀成部將李昭壽已降清，聞而不平，來書勸秀成反，會天王命傅樹七人來勸營，書為侍衛所見，歸奏天王，乃盡封中驍船隻，斷秀成兵，使不

得回京以訪變。過了一二十天，天王見秀成沒有什麼動靜，他知道秀成忠心不貳，乃用黃緞親寫一萬言長表一函奉，命從寧海口賜給秀成，並封爲忠王。

時天京北門外，秀成方築城，城雖得着一層防禦，而江浦以上都爲清圍軍，四面緊逼而攻。秀成見勢危，乃回京請奏天王，自欲親自督兵去救天京。天王不許，反嚴責秀成，說他「一不守城，二不守口，三不守己，後天京失守，天王絕准行。秀成乃至兼湖，旬日正思營壘之法，九江州亦在，清軍遂以長圍困天京。秀成雖至蕪湖，大會諸將，秀成與他請謀議說：「一國之主，若不能守其疆，今天京城外長濠已成，敵內圍外圍，難以攻破。不如輕兵從湖口乘機衝圍，直趨天京，蕪湖亦震動，敵軍必營懼我絕其餘源，必分兵奔命以救。我俟秀等兵，一軍急軍，環破敵營，則天京圍解，而蘇、杭也都爲我有了一。太平天国二年（清咸豐十年，西曆一八六〇年）正月，自率精銳七千人往襲杭州，清軍奉中計，分江寧等處調兵來救，秀成於是遣軍往諸路圍攻建平，以三月廿六日攻破江南大營，解天京圍，專許天玉傳中。

天京解圍後，秀成率部收蘇、常，既下常州，遂進取蘇州，四月廿二日入蘇州。秀成無慮降衆，郵傳告風，市肆不驚，城中安堵。時蘇州各屬民間相結，以抗太平軍，日夜劫掠至城邊。部將請出兵剿殺，不許，出示招撫亦不歸。過了十幾天，飢餓仍不止。秀成說：「民仍不受撫，這是出於我的恩信未孚」。因親入鄉間勸諭，四處鄉民執械將秀成圍於內，手拊秀成頭，隨往文武部戰禦失色，秀成莫然對衆人說：「我便是忠王，因克復未得安區，我心不忍，所以捨死來安撫你們，願撫的請棄械，否則請殺我」。接着就將部將率命明恩等殺戮殆盡一番，民衆悅服，都棄械請撫。在七天裏面，元和、吳縣、昆湖等處都派兵就撫，於是秀成乃帥飢救寒，減賦輕稅，蘇、常大定。

秀成既定蘇、常，思威大振，江西撫安、壽甯、武昌、湖北隨州、大冶、興國、蘄水、新州、武昌、紅安、金竹、信安、蒲圻、嘉魚、通山、通城等縣所在無不，聞風起義，遂使到蕪州安撫。是年冬，秀成留部將陳坤書鎮蕪州，出師上江西、湖北，接應降衆。太平天國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西曆一八六一年）六月，得衆三十萬人，歸至

江西撫州，遇翼王部將容海由廣西率軍東回，又得其衆廿餘萬，於是遂長驅入浙江，分軍命侍王李重賚路收浙江郡縣，而自攻杭州。是年九月，秀成軍退杭州，圍攻兩月，杭州被圍絕糧，而巡撫王有齡得民心，衆與死守。城將破，有齡想寫信給秀成，請勿害軍民。他的師爺說：「這封信寫不得，兩國交兵，何以稱呼？稱得不好，反爲不美；稱得好，反上罪你沒他」。有齡搖心歎說：「城不能保定了，我當坐在大堂，等他入城，親帶軍民請命，然後死」。他的師爺又說：「秀成尙義，必不屠城，公講放心。但公欲一見而後死，他方收拾人心，青容公死嗎？」有齡默然。及城破，秀成即欲赦有齡，而有齡已自縊死。秀成應救不及，乃脫其冠服，以禮殮他，遣其親兵護柩歸上海。先是秀成攻城極時，預先向天王奏請破城時准赦滿人，及克外城，天王御批未下，秀成軍止滿城下不攻，射盡入城，勸清軍瑞昌勿死，願放其全軍北還，瑞昌不信。到了天王詔下，港賊滿人，瑞昌仍不信，門槍擊死太平軍千人，秀成始率軍破城，瑞昌戰死。秀成命其部下奉遺柩歸，滿人被擒的釋放不殺。城中滿清官吏都以禮款待，欲行的一一以費

遣送上海。時杭州饑民無食，秀成從軍輿載米萬石，錢二十萬來杭，施給貧民，杭州以安。於是太平天國遂奄有蘇、浙。

太平天國十二年（清同治元年，西曆一八六二年）春，秀成回蘇州，留部將陳炳文鎮杭州。秀成回至蘇州，見人民流離，房屋毀壞，蘇民紛紛來訴守將陳炳文縱兵虐民事。時坤書因愧對秀成，已先走常州，納爾翰中，而洪氏醫王亦欲藉坤書以分割秀成兵權，乃封爲護王，以詎秀成。自是坤書不聽秀成調遣，秀成部將都扼腕痛恨，而秀成僅以除坤書暴政，重撫百姓爲事。

這一年夏，上海清防軍會同西洋兵攻陷嘉定、青浦，進攻太倉、崑山，守將告急，秀成馳率精銳萬人赴援，連破敵軍，克復嘉定、青浦，追至崑江，圍其城，城遂克，而湘軍已由安慶乘戰而下，進圍天京。天王一日三道差官諭遣秀成回救。秀成乃撤兵回蘇州，與諸將會議，他對諸將說：「敵由安慶而下，利在水軍，他有長江濟餉，而我却沒有戰艦之利，我勢彼逸，水道難爭。且敵屢勝，初來其勢甚銳，不可與爭鋒。爲今

水師將領，亦不願從。各一團一營，遂不從。清軍進江後，沒有樓船的據方，軍中有米無糧，亦不肯從。何德全、其子德水、德勝、德勝、德勝、德勝，亦未及過江的官兵，亦不肯從。清軍遂攻秀成軍營，多傷人。那桐督守蘇、杭的將兵，又給王次兄洪仁達書，勸他回京，不願從，他心裏終不與太平，後來有一個忠於秀成的部將，叫做王德勝，與洪仁達通話，說他已投向了清軍，將士愈發灰心。於是自經此役後，秀成軍威始墮，而太平軍國氣，也覆亡了。

秀成回天京，時正攻常州甚亟，部將日昌來文告急，秀成遂請回京。十月，蘇州陷，秀成遂之舟歸，時時候，軍糧已絕，秀成知天京守兵已盡，欲以美人自齊文計回京。上奏天王，奏天京出師，他時常與王齊文計回京。見勢危，勸秀成前來，別作他謀，不從。何德全、秀成不從。他時欲起兵前來劫他而去，秀成乃連夜輕騎走回京。第二天，秀成上殿，請天王棄天京不守，天王不從，嚴責秀成，語詳秀全傳中。秀成乃寄信懷陽，約世賢率軍就食江西。明秋糧熟，併力回援，而自留天京城守。

太平天国十四年（清同治三年，西曆一八六四年）春，天京各門俱合圍。四月十九日，天王崩，秀成扶天王長子天貴福嗣位，以安人心。時城中糧已絕，而敵圍攻愈急，疊掘地道數十處，鑿火而入，都爲秀成所破。到了六月初六日，敵龍膽子地道發，城陷，秀成率飢軍在太平門與敵鏖戰不利，走歸朝門，帶幼天王同走，他將他的戰馬給幼天王騎，而自騎不力的馬，連衝數門不得出，到了三更，秀成策頭銜錄，率數百人擁幼天王由缺口而出，敵軍來追，幼天王因騎良馬得脫，而秀成以馬劣不及，迷路荒山中。秀成逃上荒山破廟，人飢馬乏，不能再走，他將身上捆帶的珍珠寶物弔在樹下，打算寬身乘涼，不料有一幫荒山脚下的居民走上山來，秀成見有人來，忘記取回寶物，驚亂而逃。這幫人一邊追一邊叫道：「你身有錢，交過與我，我不要你的命」。這幫人追近，見是秀成，一齊跪下，大家流涕。秀成見人民有救他的心，自願回破廟將那珍珠寶物取回以酬他們的情，不意這幫人追秀成下山後，另有人來此破廟將秀成的寶物拾去。秀成同這幫人回來，便不見了。衆人勸秀成墮頭，秀成不肯。他們說：「不肯墮頭，不

能送你」人回。秀成與他們說：「我爲國，國破主亡，若不能出，殺殘解

透，能出，能出，能出，若真有命能逃出去，又何以對我官兵？」衆人再力勸他，才離去

那個人，秀成說：「這東西西天朝大頭目方有，你問我分此物，你必殺

這東西」秀成說：「這東西西天朝大頭目方有，你問我分此物，你必殺

寫成，這東西西天朝大頭目方有，你問我分此物，你必殺

天朝大頭目，這東西西天朝大頭目方有，你問我分此物，你必殺

爲太平天國，這東西西天朝大頭目方有，你問我分此物，你必殺

太平天國，這東西西天朝大頭目方有，你問我分此物，你必殺

成死，這東西西天朝大頭目方有，你問我分此物，你必殺

愛民，這東西西天朝大頭目方有，你問我分此物，你必殺

年攻江北，這東西西天朝大頭目方有，你問我分此物，你必殺

年攻江北，這東西西天朝大頭目方有，你問我分此物，你必殺

年攻江北，這東西西天朝大頭目方有，你問我分此物，你必殺

第三輯 學術先進	第二輯 歷代賢豪	第一輯 民族偉人	
老墨孫屈 子子子子 武子 馬原	管仲句班諸祖 仲踐超亮 葛遜	黃夏孔 帝禹子	書 名
張羅楊游 默模傑 生澤杰 恩	王衛黃祝 毓聚文秀 瑚賢弱俠 左	錢張黎 穆葵方 聖東	作 者
	武王岳 則安 天石飛	秦漢唐 始武太 望帝宗	書 名
	藍陳鄧 文嘯廣 徽江銘	顧穆羅 韻鳳香 剛林林	作 者
	鄭成 功全 洪秀	成吉思汗 祖理 總太	書 名
	鄭德坤 緬爾綱	張馮 馨林 吳香	作 者